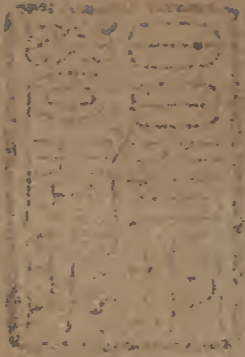


說鈴

後集

十一止



述異記 上中下

庫文閣内		
三七函	三一七〇號	漢書類
二〇架	二四冊	

漢書門		
一〇冊	一三二函	三一七〇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170
冊數	24 (20)	
函號	371	51



述異記卷上

看燈過仙

都門打磨廠布鋪孫某松江人身在松置貨燭其表弟同其子在
京營店其子年甫二十康熙丙寅上元

皇上奉

皇太后同

妃嬪

駕駐海子張燈放烟火縱臣民往觀孫遂騎

馬出永定門觀訖回家元永定門人馬填咽遂策馬繞城進左安

門行未二里四顧無人忽有遁者自後呼其名孫以平日相識也

駐馬詢之道者徑從孫腦後一掌孫忽離馬隨道者入雲霧中誠

勿開目但聞風濤洶湧聲微視足下若從山海上飛歷俄止一深

東

軒

主人

淺草文庫

山尚似二鼓時候道者挈孫入石室令其拜為弟子孫怒訶之道者亦不為意自上蒲團中室而坐孫復極口詆之言我有父母妻子家業安肯從汝妖人耶復力撼之亦不動孫亦倦甚假寢及寤已失道人所在但見坐後有光洞微透起尋之坐側有一石塔高六七尺塔後一洞內遍燃巨燭入洞見十許人縱橫而卧捫之冷如冰顏色如生而臭穢特甚懼而復出則天已明道人復入再三勸令出家孫堅不肯道人曰汝既無緣吾非害人者當縱汝歸耳因引孫出洞歷榛莽崎嶇數里見一茆庵有疥而覺者俯迎道左極恭道士入室中座戶下有土灶煮草根稗子正熟疥者奉道人一甌道人目孫疥亦下一甌孫不能食疥即取去仍傾釜中似甚惜者道人愈竟復携孫出又數里謂孫曰此去不遠出大道即

河南懷慶地界汝嘗有親戚相見但汝饑與汝一劑亟服之遂出懷中少藥如細米粉孫不敢嘗道人自食孫乃吞之覺精神清爽又誠曰汝歸途之費已為汝備矣道人自去孫又崎嶇數里果得大道天已向明足楚一物視之乃紙裹銀二錠約十金懷之復行里許見騎驟數人似商販者近則其表母舅也因商河南正欲出松彼此識認道其故相為駭然孫纔一宿叩其時已二月初九日矣表舅遂挈孫歸而失孫之夕其表叔覓之不得次日訟之中城以為必被畧賣亟報其文又至各關口章京查詢杳無踪跡四月間孫自松寄書至京道其始末如此

道人袖鬼

康熙廿四年小除日漢軍御史祝鍾靈家奴偶出城將晚遇老道

人獨行顧奴曰我欲往城東寂照寺煩汝暫負行李可乎奴念道
人年老且城東不遠尚可入城遂負以隨道人蹒跚艱步至城東
僻處一古廟天已曠黑奴倉皇欲歸道人云吾等來路已遠此汝
至城門已高矣因予一金俾其同宿古廟奴不得已遂同坐至三
鼓道人忽起曰吾有道友在前相約不遠汝其隨行奴從之約行
亂塚間里許忽見衆燈星列近視之乃用繩作方圍約數十步繩
上周懸以燈圍中設壇一所案桌于作三層道人進圍登第一層
命奴登第二層開其囊有小爐小鍋并肉半碗道人取至上層敲
火炙肉能頃繩外鬼物往來甚夥道人令至壇下若隱若現為狀
不一道人一一麾去欲收用者則擲肉一片即袍袖一展炙肉散
畢道人下壇竟去奴亦指中覓故道比辰刻纔抵城門到家神已
癡矣未幾奴柴

無錫幻人

錢慎軒之甥馮姓在無錫開雜貨行忽一客至謬云某貨若干指
日船泊河下馮信之遂留寓居數日貨船杳然一日黎明開店見
房中燈火熒然於隙中視之此客危坐剪紙作人馬狀書符燒之
人馬俱活又燒符則八馬俱入壁中頃臾俱回各持食物擺桌上
馮大駭急排戶則人馬都散其桌上粗糲乃某店中物也趨詢某
店炊籠正熟但籠中各少數枚衆驚異鳴諸官時吳留村與祚宰
無錫拘訊之以無罪對趨行杖杖甫下而人跡滅矣妖術幻忽信
然

胡老人

康熙戊辰進士錢塘陸寅字冠周其尊翁先生葺圻宇麗京浙名宿也因莊廷鉞明火一案牽累幾族後事得雪遂削髮棄家挈一老僕雲游後并老僕遺還不知所往在冠周末父足跡幾遍海內甲子予北上冠周與予言德州有狐仙廟能知未來事有人自幼失母叩之狐仙云在某府某縣某家持爨求果得之亦欲往叩其尊人存否予過德州因訪其廟云狐仙已往楚中矣後丙寅冠周過予京師詢之則已見胡老人矣因為予言凡有叩事者先一日至廟祈筮有老廟祝能知老人意筮許見即次日備香果詣廟拜禱默道心事胡老人即于神厨帳中與人對語問答如常聲如八九十歲人但不見其形耳時冠周欲往山東勞○采其尊人老人言汝父子終有相見之日但此行宜往都門自有際遇功名可得勞

山之行宜跋涉耳冠周竟往勞山不見尊翁而歸入都果聯捷

文昌祿宰

松江丙午孝廉金維寧戊辰會試初場交卷天尚未明於明遠樓下遇宮詹沈繹堂先生曰先生何以在此繹堂曰吾以生平無過上帝命吾為文昌祿宰司科甲之職忽不見而主考徐健菴先生夢見繹堂明日得其令嗣宗敬卷中式

師生前定

劉克猷初登鄉薦夢一人語之曰爾須朱之弼做房考方中春榜及到京時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携書包經其門一童子最秀出逐拉其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乃朱之弼也大驚隨之至其家見其父乃開柴廠主人因與款曲將筆墨數事贈之後遭流寇之

亂屢次不赴春官及己丑會試朱公已為禮垣分校得首卷即克
猷也入康熙壬戌金德嘉在楚作教不肯會試俄夢劉克猷以門
弟帖拜之因此上是年朱公禮聞總裁而金儼然會元始信夢兆
之異

鶴化寄藥

青溪諸嗣即辛丑進士習元門之學築精室余山號九峰山人頗
有所得晚年無疾騎鶴化去化後忽寓書於崑山葉訥菴先生筆
迹宛然寄仙茅三兩云此余山中靈藥謹以相贈訥菴先生發書
皆出世之語而所寄之藥乃當歸也書至都門亦未知其已卒未
幾鄉人來聞之乃大駭訥菴先生與桐城相公張敦復先生言之

明年先生卒于京

仙家騎鶴化最難得
謂手抱一膝坐化也

同鄉夢懇

石門鍾玉行先生視學三秦壬子春按臨鞏昌夜夢一冠帶者跽
牀下自言余崇德人與君同里姓胡字穎川因作某縣典史歿於
此子孫窮乏無以歸懇君收留還故里使骸骨不致久埋沙土君
之惠也明晨有三人同叩者是余之子孫萬勿麾却翼日果有三
人叩棘求見詢其家系一一如夢中所言且云夜夢其祖告之云
提學鍾公是同邑人昨已乞其挈帶歸鄉汝曹可往求之玉行先
生遂予以百金使三人攜柩歸復于家中給田五畝使其自呀而
食而其子若孫久為邊兵不能營生先生任滿歸復收養之至今
咸依以食

呂祖吹簫圖

京兆程梓園先生為諸生時赴考寓一亞親家夜夢一人賣畫云
此畫上人能活因展看見一老人忽動徐下畫吹簫及醒時簫聲
猶在耳也清晨觀堂中畫乃吳小仙寫呂祖吹簫圖遂索歸供養
并誌跋云

樹中器具

山陰俞子慶云伊外祖家一桑樹腹積大數年竟如巨筐怪而劈
之其中如蠟臺茶壺碗盞諸器皿無一不備皆木之自然成形者
至今猶存數種相傳月華時其精光到處久而成象如是

旱魃

有騷達子聞其父柩中響啟視之見一毛人火之有痛楚聲識者
謂是旱魃

周土地

石門有周姓兄弟兄名祚隆弟名綦隆為諸生食餼祚隆性質朴
然諾不苟取與分明見人說不平事輒義形於色居家唯閉戶課
農而已偶有親患病俗每十人連名焚牒祈神謂之十保扶是日
適以祚隆為首保于里之土地祠其廟祝忽夢土地謂曰汝往致
周爺將代我職其所保甚不當然吾與周前後官不得不為代申
但此後不可再來矣祝以告周周末之信後祝復夢土地曰某月
某日周當代我矣祝不敢告忽一日周晝寢夢車馬輿從吏兵來
謁稱本境土地祠迎候新官并請示到任日期周夢中定以某日
遂寤因思廟祝前言預料理家事遍別親友眾咸笑之比及期果
無疾而逝

偷顧賊

康熙壬戌年嘉郡各邑忽有賊偷人顧骨丸未葬攢厝之柩多遭竊發止取男顧女顧不用一時人心遠近驚駭多草草卜葬其來時輒于黑夜人望之或見甲冑人長大數輩左右出沒人不敢近或如牛馬之形閃忽莫定大家多請汛卒守之如是月餘方息不知竊去何用余丁卯秋附糧艘南來偶詢之水手云鎮江有一種賣長米藥術者無賴濟丁將漕米費用賂賄及抵債缺額過半時密買此藥抵通上倉時先一日將此藥和米內次日一石變為二石任斛不缺一月之後仍還本數云是顧骨鍊就之藥真罪不容誅比於採生折割所當寸磔者也

大蟒

康熙年間滿州有莽將軍者從征吳三桂率偏師前行道過一蟒其大如瓮長二十丈遂廣十丈將頭尾蟠轉雙疊擋路人趨近里許蟒即口吐毒氣將人吸入口中如蝦蟇吞刺蝥然莽將軍取火藥團做拷佬大外用衣服包裹俾人形以帛條做藥線穿之帛端點火用長竿推近其身果為氣所吸吞入腹中少頃山崩地裂響振數十里其蟒洞腹而死師遂進然莽將軍病發七日而沒

龍鱗

康熙二十六年太倉曹生家藏龍鱗一片云本州某鎮有父子二人嘗魚其子尚幼得一鯉魚長三尺餘遍身黃金色頂有一目同漁者以為異勸父放之而此鯉尚游泳未逝其子復嘗得之歸家烹未熟雷雨驟作雲霧四塞雲中一龍時現爪鬣且有火光如

深紫色出沒雲際少頃於屋拔木其父子所居俱隨風而去此子
並魚同失所在天壽田未見所仆大樹有鱗二片其大如盤尚存
血肉猶帶龍腥蓋此龍拔木所遺也曹生購其一時出詭客云

獨足雞

戊辰臘月雲間明經吳肯嘵有佃戶鵠二雞俱一足六一卵所伏
也雄者有左足無右足雌者有右足無左足其無足之半邊無肉
而兩翼亦大小行則不立躡蹄毛色與常雞無異但雄者不能將
耳豈商羊之類而不足致雨者耶

青蛙神

平湖進士陸諱瑤林全江西之金谿邑有青蛙神令初至必虔祀
之陸不為禮吏人苦諫不聽未幾青蛙無數至礙出入漸至聽事
跳躑滿案猶不介意俄而粥飯方熟青蛙出入湯鑊合署不得舉
箸陸怒甚欲焚其廟忽兩眼腫痛突如蛙目慘楚不勝然後往躬
祀之遂安其蛙相傳為晉物有一匣貯之祀者至廟蛙或坐匣上
或據案頭或在梁間或一或二或三變化無定土人水旱疾疫禱
之輒應

狐崇

康熙初年順天府尹郭廷祚衙齋有狐作祟白日拋擲沙土行穢
几席有楊回子者精遺崇之術延之設壇楊令郭坐壇中群僕圍
壇外已為作法少頃梁上有老人僅三天白鬚扶杖衣冠甚古言
曰我之裔孫偶作狡獪誠為獲罪既蒙撤召當令其出捷之固當
但勿殺之言畢不見空中即擲一黑物如狐狀群僕痛搥之狐吻

物作聲遽伏郭坐下而老人復至云今已責治足以敬事我携之
去矣遂不復來

出不由戶

秀水朱檢討竹垞言其一親戚某秀水人康熙初年夏間入郡赴
歲考與友五六人同寓因天暑諸友宿廳上某宿房中廳上一友
蚤起便旋失其下衣疑其戲藏之叩戶不應以為故意數人排戶
而入則闐然無人視其門窗鑰閉如故共徧求之得于廳側竹園
中昏卧於地手持一禪神已癡矣扶出以姜湯灌甦問之云夜半
有兩人呼我以為同寓友也察其聲則非因堅卧不起而此兩人
忽已在榻前扶我自牕眼出裸身至廳遂取一友之禪未及穿復
扶我出門我強趨入竹園兩人颺之不止天將曉始去我倦極暫
息不知此身何由出戶也

仲夫子誅教諭

崇德縣教諭鮑之高平湖人順治甲午年因文廟傾圮 聖像暴
露鮑君募財修葺數年以來所收三百餘金皆入私囊未易一椽
一瓦偶於六月朔昧明上殿行禮未及下階忽見于路從後擊之
踣於階下家人扶至署齋即發熱身痛手足癱瘓口稱仲夫子擊
我遂成廢疾未幾丁艱歸卒

石卵

康熙戊辰五月嘉興北門外七星橋烟鋪有一火石大如五斗甕
陸續零賣已去七八尚留中心一塊甚堅適有以十錢來買者因
舉巨斧擊之石裂為二中出一石子如雞卵石色黑而卵甚白人

無識者有一人以錢三文買去不知何物或云生書或云石胆俟
詢之博物者

十二時爐

石門沈元征先生言其鄉人因天旱浚河於土中得一銅爐方圓
徑尺有蓋泥沙沾漬不以為異後過一墟商以百錢買之細為洗
剔蓋上有十二生肖口俱張開焚香則每一時烟從一肖口出驚
為至寶什襲而去不知其何代神物也

投詞城隍

海昌祝安道諱翼模績學苦志年三十餘不第康熙丁巳特旨
開科鄉試國子生安道由廩援例赴試試前投詞杭州府城隍願
減筭求第以慰老親之望以遂平生之志是科復不售至庚午辛
未聯捷榜後族人之宦於京師及同公車數人酌酒相賀安道愀
然舉此公案族人皆以為不祥未幾果病族人因共謁都城隍欲
為懺悔銷釋初一籤首句云昔年相許今已諧眾懼然咸知必不
免矣月餘竟歿於京邸

鮎魚龍

松江未涇鎮北十餘里名斜橋水通黃浦潮信康熙二十八年夏
方午有犬渡河忽沉沒少頃見一大魚似鮎有二長鬚如竹啣犬
泳出水面而逝二十九年旱涸佃戶入水置桔槔忽為此魚吞其
兩股號呼求救其兄力挽之已失半體矣三十年七月橋旁地忽
坼裂有聲上有汛兵營房兵俱疾走未至數十步其地二畝許陷
為潭水湧丈餘一路奔流赴黃浦入海所過河港俱溢風雨雷電

隨至數時方息潭深不可測數日後有木像浮末土人異之為末
茅屋立祠香火甚盛名曰永來廟

大瓜子

順治年間玉田縣一世家當國變後於祖塋傍種木為生忽一年
於眾瓜中得一大瓜喜甚邀家人共食之恐水漫溢先於面上開
一蓋見瓜子僅一顆長五寸濶三寸謹收藏在家至今無恙

五足牛

元墓僧號一月者于康熙己酉在蕪州見一牛五足一足在領下

三脚蛤蜊

俗語云三脚蛤蜊無尋處康熙三十一年松江明經吳肖蟻隣人
於廁旁獲一枚三足一足正在後無少偏眾共傳觀月餘斃重不

及三兩古謂蟾三足窟月而居為仙虫何以產穢處且速化耶又
戴徵元兩章言少時讀書山中親見三足蟾云

沈耀先現形

沈耀先者嘉興鄉民為人誠實出入大家為保佃大家咸信愛之
康熙己巳冬病卒忽一日侵晨叩其友門童子出應訝其為沈也
俄頃其友出見之聲音笑貌衣服不類死者因執手慰勞曰人言
汝已死真謬傳矣遂留共飯因談論陰陽之事沈曰陰陽亦無大
差別大約好人得道遂自在惡人定受苦報耳曰世間楮錢有用
乎曰亦好僧道誦經有益乎曰若真修行僧誦之甚佳如應付俗
僧則徒費生者耳友聆其言始疑為死心像畏懼沈即起隱入壁
中友亟至弔奠則死已十日矣

洞庭使者

浙人張端叔其父為鎮遠府曾史洞庭舟覆溺死二僕越二十年復游洞庭夜夢其僕二人偕至云某為洞庭君使者聞主人至故來候但連日應大風惟某日某刻可渡至期當趨送及期風稍定見檣上有二鳥對船中叫噪張恠之仰面呼云汝是某某否二鳥作答狀又云既係某某可飛集于几采翔而下與之食輒飲啖因促舟師放船食頃已達岸其二鳥猶盤旋不去再三諭之哀噪飛去復還者數四若不勝悲感者然

方魚

鄞縣楊雪崖老塾師也曾言其叔祖館於象山邑人某家其俗治塘種魚終年以此取給偶一歲獲雙魚正方可三尺許頭各有二角不敢食腊而藏之每出以示客人無識者楊親見之

尸解遭發

嘉興虞虹升侍御鑑斯弟也于南門外構小園名壽鹿土木精麗時復改易布置不輟康熙三十年掘地為池丈許得一石板板下兩缸對合故之一尸儼坐如生髮長被體指爪繞身虹升舉棄南湖深處未幾得病恍惚百藥不效而死蓋尸解者不幸值此一劫棄之者亦獲折算之咎耳

五聖為祟

秀水吳靜菴言五六歲時隨其祖父居秀水縣前宅內廳左書房向供五聖歲時虔奉頗有利益後遷居塔街此宅售與郭姓號李平者居之郭有女及笄頗美一日偶至廳側見房內有方巾道袍

者據案作言女見之駭避以為外客也是晚此人即入室求歡言
從我今汝家富厚傾運不從即禍至矣女力不能却自此每夜必
至久之父母怪女日漸憔悴叩知其故亟移他處其房更售女竟
病歿乃康熙八年事至丙寅江蘇巡撫湯公奏除五聖淫祠凡祠
宇及人家所奉者悉行撤毀妖禍遂絕

高王廟土地

石門吳我赤名爾章老儒生也卒已十五六年矣康熙壬申九月
初五日妻呂氏病歿氣絕已兩時已而復甦自云初三日見一無
常鬼入房一轉即去初四日無常帶三人來亦一轉即去初五早
同四人來其一奇狀鬼也鬼以鉄索牽呂去至城隍廟兩旁柵門
未開見罪人甚多亦有閒散者俄頃有乘輿來謁城隍者押差謂

呂曰此汝夫君也何不求之呂望見乘輿張蓋戴紗帽穿綠繡袍
前有執事六對引導審視之果我赤也因驚問其故彼此悲感曰
我為本邑某鄉土地已八載矣今陞在蕭山縣臨浦堰江王廟土
地香火最盛今十月十五到任因見城隍候交代不意遇汝也呂
求其救援我赤曰我見城隍試言之出謂呂曰汝年六十四壽已
盡我力保放回三日矣呂見柵門繁人甚多有呂氏從嫂在焉被
髮銀鐺見之痛哭我赤叱使送還既甦作我赤語索茶飲之且命
焚冥鏹六千以為使費呂因處分家事至初八日辰刻精神清爽
子息希可復生呂曰我只延四時申刻即去隨夫主同享祭祀耳
屆期瞑目而逝牀畔有烟氣盤結恍若有接引者子俊伯名鳴
鑿十月初至蕭山訪之果有臨浦堰夜船附至臨浦有高王廟土

音呼高為江聲如岡其廟三年前已毀後伯十四晚宿廟旁萬聖庵半夜忽聞鼓吹之聲心異之明日詢庵僧俱聞之少頃合鎮宣傳聞廟中鼓吹土人俱來焚香祭獻始信此事實然矣

女子神力

康熙廿九年乍浦比年通海船遊人士女雜沓偶有姑嫂二人隨從僕勝甚都似右族豪家云從雲間來遍游城內外至駐防署前有鉄墩重三百斤二女笑相讓舉之其體微至平胸十三舉氣色如常其姑舉之又加四焉觀者如堵不敢詢其來歷

僧化虎

康熙乙丑正月有僧九人衣異色衣從餘杭化緣入臨安於潛昌化盡化為虎為害甚酷三邑嚴捕卒不可得四月間於潛山中茅菴之頂一虎坐化石上居僧不知登山遇而墮崖幾斃獵者視之則已死矣昇送縣官此後虎患漸息石門沈元征先生秉鐸於潛時所親見也九僧臨安化虎者三昌化四於潛二

土神記責

嘉善有一友素不信神遠其子大病里中有小廟許病痊酬祀不意其子竟故此人因即毀廟忽一日急病而死至冥司知為廟神所訴冥府細查簿冊云此人陽壽未絕且係生員不便施刑命鬼判書此人掌中記責十板四字即放回陽甦時見手內宛然四字摩之不滅數年後歲試劣等果領責如數而手內四字已無矣

求藏見怪

曹秋岳先生之叔諱某者因家貧日奉藏神拜求極藏久之忽有

一白衣童子自稱藏神云奉我未虔故不與汝今後必每日供奉
豐厚我心若快方肯見藏因賣田拮据供給年餘其童子有形有
聲飲食與人無異但夜分即去平日間每見秋岳即便隱形因構
其叔與秋岳起釁使不相往來後其叔病篤藏竟不可得舉家供
給困甚而無法遣去適秋岳來探病其怪隱匿床下瓶內家人密
告之秋岳因取瓶書曹溶封三字并用一圖記藏之但見其瓶旋
轉不息數日方止投之于河其怪遂絕而其叔病亦尋愈矣此秋
岳未遇時事名醫薛楚王嘗聞人患貧往往舉以為誠云

人變虎

廣西有一村民每日早出晚歸必携死猪羊鹿犬等物至家以為
常後因其子擇日成婚須猪羊祀神妻囑其覓活者為佳村民有
難色妻遂疑已前之物皆屬偷盜命子尾其後覓之至一山見其
父入岩洞中少頃有虎咆哮而出其子驚悸良久徐入洞求父所
在但見一衣存焉疑為虎食矣未幾虎歸洞而父復出其子駭甚
因急歸告母村民歸家見其妻色變遂大言曰吾為汝等識破今
出不復返矣疾走出門妻子牽衣留之力挽其足竟脫一襪而去
後其子於山中遇一虎一足人也因思此虎必其父將為獵者所
得遂遍揭街市云若有人獲虎一人足者勿送官願以重價購之
不數月果得而葬之云此康熙年間柳州來賓縣事牛哀封使君
置其然乎

南漳龍神

楚南漳縣西溪老龍王廟水旱禱雨極靈列於祀典凡有旱灾祈

雨者到溪結壇拜禱無不立應洞中有旋渦深不測龍處其中禱者以空罌包紙布數層投潭中隨旋渦而入少頃浮出紙布仍乾罌內有水或一寸或數寸捧戴於首飛馬而行洞中即有黑雲雷電隨之路遠馬必屢易所禱之處得雨分寸如數有襄陽縣典史偶食雞子雷震墮馬幾死雨皆變為冰條掛於山野樹頭罌中涓滴俱無焉每年縣官用職名平本送禮先至洞口土地祠焚楮幣然後投手本入潭其手本旋入潭內少頃浮出受者點之然後投禮於潭禮物止用紙筆墨硯銀牌等六事順治年間邑令姚延儒浙之湖州人信懷銅鏡投潭中鏡亦浮出遂神其事又近溪有一老人龍王時邀與圍棋入洞見府第壯麗龍王乃一白髯老人出洞則絕無所覩唯見岩穴而已三洞有十八龍子號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等稱禱之亦能致雨龍泉令君金諱輝前令漳三年言之甚詳而余窻友費越石曾為漳幕并言老人事餘畧同

盧醫山

山西潞城縣民病不服藥亦無醫縣南十餘里有盧醫山上有盧醫廟廟皆石壁石柱石瓦遠近病者持香燭楮錢詣廟通籍貫述病緣用黃紙空包壓香爐下禱畢紙包角動開視得紅丸者入口病即愈白丸者淹纏數日可愈病不起者無藥再四噴焉即與黑丸服之亦死無益也廟門夜有二黑虎守之傍晚即相戒不敢上山矣山頂有風洞口不甚大而深不可測土人旱則往祈風夏秋旱則祈西北風冬春旱則祈東南風亦用香燭楮物向洞拜禱取其方之士而供之風至雨亦隨至金公初任潞城並詳言之

老婦變虎

康熙四十年浙東陽縣其鄉查姓有一老婦年已七十餘時時無故他出輒數日不歸其子竊疑之一日尋至深山過土地祠聞祠中聲甚異入視之見其母方如渴變虎因驚呼從後握其髮持之不釋母以爪傷子而負痛放手母跳躍而去不知所之數日傷愈遍求之山中見一披髮虎前行後從數虎子不敢近悵惘而歸傳聞遠近

驚寶

海昌北門外木行買一巨鯨約重七八斤煮之鑊中啾啾作聲似乞命者熟而剖之腹中得小人五官四肢皆具觀者如堵識者以為驚寶惜熟之吳海昌學師勞貞山遣僕往視之果然康熙壬申

夏事

牛頭馬面

嘉興楓涇鎮一黃姓者素患弱症獨宿店中忽一夜見數人自門縫入一人持布袋群坐而語曰過東則有關王廟某僧誦華嚴經恐觸之不便過西則施家有獬犬可畏不如從下西街去為便耳遂出袋內牛頭馬面戴之而去其人知為鬼也自分必死矣未幾聞隣哭聲則一產婦死矣黃起見鬼遺一小牌拾而視之姓名八人一即隣婦餘僅記三人看未畢前鬼復來奪去雞鳴探此三人者則皆已物故矣

雌鳴化雄

康熙癸酉夏大旱桐鄉東八都民陸姓者養母鳴三隻已三年矣

一鴨連日生蛋三枚尾忽禿數日生綠毛遍身毛亦漸脫頭翅盡綠而白頸嘴距變紅形笨俱化為雄觀者千百人

黑雪

康熙三十一年四月廿八日陝西合水縣夜下黑雪將已成麥豆方長秋禾凍死大半總督噶將遲延不報縣令王三錫題奏部議處分見印抄

洞庭神君

洞庭君相傳為柳毅其神立像赤面綠牙朱髮髯如夜叉以一手遮額覆目而視一手指湖旁從神亦然舟往來者必致祭舟中之人不敢一字妄語尤不可以手指物及遮額不意犯之則有風濤之險唯郴州人則無恙柳州士子赴省試者至廟拜祝焚御春曉生帖雖遇風濤無不安然而渡

佛殿巨手

侯官許不棄十年前在福州一山寺同數友於佛殿後軒晚齋望見殿壁上燈影搖曳命僮視之良久不返因共起出視僮仆於地仰見一巨手青黑多毛從殿外簷上伸至殿中將長明燈搖曳闕堂驚喚手忽不見不知何怪也

陽官點冊

李煥然戊戌進士北直濬縣人康熙壬子年任陝西平涼知縣癸丑秋夢城隍來請李赴廟中城隍南而坐命煥然面東旁坐云有冊籍煩公一點吏送至案前簿厚五寸餘李舉筆頃刻判完或勾或點絕非己意似有鬼運其腕者其所點之物色全如血俄頃而

醒姓名畧記一二乃甲寅出兵首名受斃者與他兵死者合之夢中所點無不相同其勾者俱無恙時石門方盛曉為崇信令詳言之

汚井雷擊

康熙癸酉浙西大旱河水絕流泉源俱竭烏鎮某氏家有一井甚甘而有水人取者衆氏甚厭恨之一日晨起以便桶傾井中取者不知得水始覺其穢也六月廿四日大雨震雷擊死其婦自十九歲孀居今五十歲矣平生持齋念佛擊死時素珠猶在手中特以一念之惡遭天譴耳

土像為祟

寧波洪暉吉圖光順治乙未進士偶入佛寺見山門四天王足踏八怪一女怪麗甚洪曰如是美色即受其惑何恨哉是夕即有艷婦入室求合洪心亂不能却自是每夕必至日漸彫瘠幾至不起百計攘之四載始去洪官亦不顯

狐怪

京師長春寺有狐為祟不見其形僧舍素醞酒時時竊飲之幾盡客至亦時空中作聲如人語一夕忽有群犬至一狐斃通身黑色有欲取為帽者僧云狐類惜群不日必有來覓屍者不可取也是夕果有群狐數百似來吊喪僧舍皆滿哭聲涕洟逆曉不知所死狐亦失矣

自知前生二則

大名府小灘鎮鄭監生家於正月初二日舉一子隨三日忽瞪目

而語曰予手足何忽小耶予哀慶而請終無人姓趙作父與兄皆
監生外舅係孝廉以上年臘月廿七日無疾而終年止五十六有
兩人引至一衙門內過堂同行者十三人復至一處憲體森嚴十
一人挨次進去我立於門外俄頃十一人出其隨行之二人曰汝
可不過堂矣同至小灘見一大門樓二人曰此可安汝身因儘力
一推不覺墮此地而念家中有二女一妻一妾妾受身已九月大
約正月間必坐草不知生兒可得矣嗣否長女已十八歲擇於正
月初九日遣嫁吾死後不知家中若何鄭有族婿往觀之既去兒
復答其母曰何物老嫗竟入吾室以後可辭衆人不必以吾為奇
貨恐招尤也邑屠戶邵某與鄭交最厚強見之具送宿世事
新安吳瑛號象星老而能詩貧無子依侍御程梓園先生以居自

言前世為女即其族叔祖母也叔祖號元朝奉母號元孺人居上
山年七十餘一夕孺人忽謂元朝奉曰吾明日已時當死即託生
於洛溪姪君正朝奉為第二子汝無悲幸來視我可也翌日果無
疾而卒元朝奉斂畢即往洛溪探之悲正舉第二子矣自是時致
遺問及長就學時以果餌施之群嬰兒見元朝奉來共笑之云汝
夫至矣象星亦恍惚如舊識一日象星因市茉莉花至上山元朝
奉家入門歷歷如故居登堂入室牀榻并灶花水器具皆素物也
見其二子不覺戚然而悲歸家惘惘者數月後元朝奉死象星哭
而送之如夫婦焉今老矣言之猶蹙蹙也上山洛溪兩村族姓無
不知此事

食鰻斃命

康熙癸酉六月旱乾河涸石邑西門外有沈姓者家貧乏食極泥
淤中鯁鱸之類食之得一物全似鰻身短而粗重十四兩其味甚
肥一家父子四人同食沈腹痛脹悶不能言而死其子女三人頭
面身體俱發大毒幾斃或疑為蛇所化或云另是一種毒虫人不
識耳書此以為食異物之戒或云即斜耕至能穿穴田使漏

食鱸中毒

湖州沈騶士貧儒老於館師其子二人以鬻書籍為業辛未夏兩
書船同泊書賈及舟子共八人負鱸四觔煮麪為晚食中有一鱸
特肥壯而短或疑其形異有毒或愛其肥不忍棄遂併烹之其一
人不食鱸餘七人共食之至二鼓七人皆腹痛下血升許號呼輾
轉欲死不食者夜叩醫家求解毒藥服之始安然各瀉痢十餘日
而愈

火龍

癸酉六月廿四日平湖小圩地方大風雨有火龍一條紫火繞身
經過田禾一帶數百畝俱被燒焦居民報官邑令呂猶龍親驗猶
有帶來跌死一屍不知何處人小圩房舍樹木亦多損壞

不葬之咎

嘉善孝廉朱又陳老於公車壬戌會試北上前一夕其夫人夢神
語之曰汝夫數世不葬家累十餘指今科本當首選因此削其祿
矣是科果擬元以微青見落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家忽有怪白晝
擲磚瓦傷人晚即現形不一時見十許人持械入堂將牆壁片時
拆去或取桌子累至六七或罵為妖即揖其人居高桌之上復推

墮幾斃家中大小無不受傷者人人佩刀而行中秋之夕鳴吉登樓忽見白毬旋轉不已逐之下梯值鳴吉攸于佩刀而來遇之揮砍血濺滿身十餘日復來大笑云我刀傷醫治痊可今復携數友來矣遂於堂中設公案數妖南面而坐群妖趨走若排衙然倏隱倏現索酒食供獻遶旦始去未諳松江塔與程天御覓地館之於樓授以一刀曰倘有所聞見可以自衛也程亦未信睡至更餘怪風入戶窗牖自開磚石亂投程傷額裏衾而坐不敢出聲約三更始去次夕程藏刀於床燃二炬伺之忽見床下有一怪物趨出長尺餘撲燈皆滅月色中視之身皆紫毛目老如炬射出丈許忽變形長至十餘尺三頭六臂頭現紅綠白三色每手執一竹篙向程攢戮程自揣避必不免即抽刀往前極力斫之吻然有聲至擗側而隱倦極就寢迨明視之刀上鮮血淋漓衣亦濺血自此不至矣朱遂卜地盡葬其棺值張真人入觀求讓真人與鉄牌一面埋家中近顧安靜然自七月至十一月受其妖毒幾半載馬程天御親言之

養由墓墓

德清縣前直街沈漢倬房基下有高堆人墮其上必病明末發之見大石板焉啟視之寒氣逼人初一人鎚入立斃久之寒氣漸息衆舉炬下視乃地室一間朱棺方長與近代大異下有鉄牛負之石牌有字摹出乃古文大篆識者辨之曰楚養由墓墓也墓中有缸七隻疑貯漆燈者遂掩之築室其上居之無恙至今尚在

花異

康熙丙子七月石門吳中兩卧房前庭下秋海棠忽發一條開花
數層共十餘朵正如玉樓春牡丹大如蓋千葉香艷以為吉祥圖
其狀求善詩者咏之中涵少年攻苦素抱羸疾至丙子十月不起
年僅二十二歲蓋不祥之徵也

有尾小兒

康熙戊午秋京師宣武門外有小兒約三四歲有尾長三四寸軟
而無毛其父每日攜之過市看者輒索錢三文

內黃狐怪

內黃縣署中有五間大樓頗高峻俄見一白髮叟立樓傍身與樓
等忽漸矮入地乃沒又一女人偏身着白立樓上以一足跨樓下
又一日署中逢中秋月色甚皎忽見一狐立門檻上望月群呵逐
之狐貼然不動兩眼發白光光之所到人不能犯因共持弓矢刀
仗相守狐忽跳躑署後立兩敵樓中間以兩眼光射敵樓其赤如
火大如箕迫近之則熱氣燻灼復相持良久俄遜牆外急以刀砍
之截其尾寸許帶血粘刀上牢不可脫以利刃割去之其毛皆堅
銳如針自是不復見矣

狐報仇

江浦武舉王姓者家頗富饒居室深邃近臨江岬一日有鮮衣少
年僕從甚都過王投謁視其刺曰侍生胡大名王詢所從來云自
閩宦北歸欲假館棲眷屬如蒙見允明日謹奉賃約贄以閩幣名
果皆先時方物王詫其異不知為何許人也姑諾之明日果贄約
并金數錢約以明日入宅言詞捷給器度不凡王益疑其為人俟

其別去登高樓望之江岸無舟見其循岸西去入積葦中不復出
王曰此妖崇也率佃戶數十人持火及獵具以往見積葦如山廣
數畝蓋蘆場之久未售者循場而行有窟穴幾處似有物出入乃
列網穴口舉火蒸之有老狐突出逸去群狐無數燒死觸網傷獨
靡遺是夜聞繞屋哀號之聲且詈曰吾與若無仇何故殺我子孫
數百吾必有以報汝如是者累數夜不輟未幾忽有首人于江督
卽公廷佐處家許王以通海謀叛其人則胡大名也卽家遣人掩
捕果於王之後樓得矢數萬遂擒王刑訊王不知所自來無辭以
辨舉家下獄叛具實而首人不至淹禁十年親族灰死過半獄
竟不成遇赦乃出是順治年間事

鬼救虎害

康熙廿八年間武林清河坊有趙姓者往西山索逋歸已日暮行
至集慶寺之東驟雨昏黑又無雨具不能前進徬徨間見有厝棺
之室簷底可以避雨乃向棺致揖曰暮夜不及入城暫假尊簷憇
息遂坐其下假寐夜將半忽聞有呼者云某地演戲吾與若盍往
觀乎室內應曰汝自去吾今夜有客不及奉陪呼者邀之數四而
室中堅却如初五更雨止天亦漸明急趨入城而遺其棗木戲乃
假諸人者慮其來索復尋至昨宿處踐在簷下見其旁虎跡甚多
始悟夜間之鬼所以不去者感其人之有禮而護其虎厄也嗚呼
鬼尚知愛禮而人可弗鬼若哉

紙魁星舞

康熙乙卯年五月江南學使者解諱幾貢科試淮安府場中雨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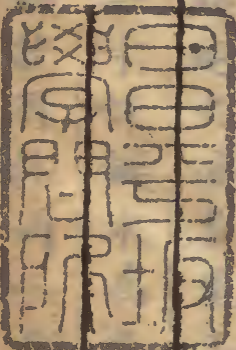
搭簾篷殿中間搭龍門上綴紙魁星俱以五色紙為之兩手持筆
錠足踏魁斗光彩生動試畢封門後各役俱散署中親友偶出堂
上間步忽聞堂前喧鬧聲趨出視之則見魁星在篷殿中間甬道
跳舞不已聞者驚動駭異遂舉而焚之然是科淮安無捷魁者嗣
後亦無大魁但不脫科耳

西湖水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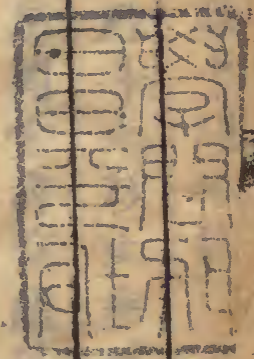
鹽橋朱凡伯為朱進士京琦之兄讀書孤山時中秋月朗獨步過
西冷由蘇堤至第三橋遙見橋上有一人向月而拜即視之相去
丈許拜者驚起回顧乃披髮女人面白如粉唇赤如血上體裸露
垂乳至腰急躍入水中朱大驚愕不知其為何怪也

蛇異

錢唐徐子靜為江西奉新縣羅坊巡檢在南昌見一人自言姓婁
武寧縣人於康熙初年賈廣西欲至鋪家索負五更起出門天尚
黑忽見前路白光如日謂天已曙矣前行見一亭過亭復有一橋
度橋便入黑洞中不復辨去向但覺腥穢特甚水如潮湧將身滾
出於外昏迷不省俄而天曉漸甦見大蛇尾如山岡迴旋而去身
尚偃卧不能動行人見之詢知其故昇歸主家身已腐爛歲餘方
平復滿身蛇殼膚如蛇皮矣或謂亭是其口齒也橋是其舌也入
黑洞則進其喉蛇涎翻湧幸而噴出其不被吞幸矣所以腥穢特
甚也歟



其以鐵



里所阻數其難強無感事不如此其不新存幸矣後心以里所
平野歲長幾歲書以故其是處階亭與其一盡其始其古也人
高對相下指彈并人良之儲以其始界與王家存已為難道其
出於水層數不皆始正天難極其長大洲或此小國以與以古其
或難於入里所中不難難去也以其難難其甚水以感其利良來
里忍其前故曰共故曰階天以難其前其良一專其專其前一蘇
若寧難入於東難以平其難也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
幾與於平其難也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

三異記卷二



三異物

東軒



高江村雜記直大內見三異物焉一小金盒大寸有六分內貯雕
刻牙器百種如几榻舟車盤匣筆研投壺碁局絃管升斗算子之
屬具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鑷鉗而觀之其一鏤象為球周身百
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
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金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
有湊合粘連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掌
堵波高二寸許鍍木為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軟而輕蹙氣
輒可飛動然可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雜妻公翰亦不能施其

三異記中

心日不知當時何以鑿剔而成守者曰此自外國航海來貢云皆
鬼工所作

記桃核念珠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為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
三四尊或五六尊行者坐者課經者倚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
跌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
者合計之為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瓶鉢經卷畢具又有雲
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猓猿猴錯雜其間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
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絮
裳水田締葛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惜
其姓名不可得而知因以珊瑚木難飾而藏諸古錦

狗西番

陝西臨邊有狗西番其婦女頭髮俱作細辮額間分開左右垂下
如瓔珞然富者以貝作墜子凡西番貧女俱許入關為人作針絛
漿糲等役至晚則放去其男子於路旁見人飲食輒瞪目垂涎饒
狀可笑然甚富其穴中多藏犀角象牙琥珀蘇鞞諸珍物與漢人
為市

西番狗

石門吳不瑕名雲程康熙三十三年為西寧屯田都司華君館
賓歸言在幕下時有屬弁獻西番狗二一牝一牡形質稍高鬃常
狗堪供驅役其前兩足指長如猴足作活與人無異命之掃地即
奉帚至庭下掃除甚潔磚石掃草根亦以爪剔淨掃畢奉帚跪坐

復命於主人之前令其再擇他處亦然命之燒火即詣竈下屈薪
為把進火如人樹技長者力可朽而折之饜食既熟擊竈數下即
止火矣其他雜役周匝詳細或過於人自辰至暮趨事不倦與之
肉拜而後食食畢復稽首三四焉聞者無不奇愛以為勝於人之
情其四支而失其本心者矣

怪洋三則

通年有泛海歸者曾遇颶風飄至一島山勢高峻海岬寬衍舟中
共百五六十人因見天宇晴爽有七十餘人相拉游步上山行數
里忽見一人長三丈餘見眾人來喜動眉宇迎揖使前眾以為仙
隨之而行至一穴口復盡揖之入洞中內約畝許寬廣高朗眾方
玩視長人忽取一巨石窒其穴引手從旁穴中取一人振其頸飲
其血而拋其屍以次執三十人如此飲之餘人驚惶無措忽見長
人憇穴外石上如醉然餘人遂得從穴隙奔出登舟訴其事適風
便挂帆行未數里長人舉步如飛蹈海水僅及蹀追舟將近眾議
曰此怪一至吾輩無噍類矣遂協力施銃箭禦之長人似有退縮
之狀風駛漸遠遂得脫

其一有洋船失風飄至一島金光耀目不能正視抵岬乃金山也
岬旁沙石皆紫金同舟者喜甚競持鋌鑿鑿取之俄頃見山頂一
人頭戴金冠身披金甲朱襪跣足舞劍而來疾若飛鳥漸逼舟次
眾皆大懼海舟素奉天妃娘娘共辦香拜懇求救忽天妃降一客
言曰此金山神也汝等竊金為禍不小今我來救眾人之命即持
槍登檣抄命舟中鳴金鼓助戰與神拒敵良久神不能勝而去其

客從牆端墜下身無所損舉舟遂免於厄此二則皆近年事也
其一順治年間有洋船自廣東開洋失風飄至一島老於海道者
未之識也因覓泊焉舟中有一二百人其中三十餘客相携游步
海岬過一山坡見石板街道闊餘二丈長約數里隨步而行有一
城入城街衢平直衙門壯麗但覺清靜而無一人遂共入衙門歷
數重無呵禦者登其堂見一人南面而坐紗帽朱衣若睡夢然旁
有一吏捧文案而立一門子捧茶作欲進之狀隸役數人夾侍廊
下望之若死若生寂無一言衆以為必前朝海疆死事之臣靈爽
所現也疑懼疾奔未出二門有朱髮獠牙青面之鬼三十餘盪擒
其衆一一用藤穿頰懸於大門之內衆鬼悉趨入似往報命者中
有一人舉身騰擲裂頤而墜逃至舟道其事舟中有一年老熟海
事者大驚曰此夜又島也亟聚衆鳴金鼓持器械往救之至則街
衢城市毫無蹤跡但見荒草坡中白骨一堆乃向者三十餘人為
夜人所食之餘也其裂頤者歸就醫頰雖復合尚存二孔蓋藤所
穿也後為廣東武弁僧親見其人言之

視鬼

青陽庵僧言有同庵僧某未出家時聞人言凡人能偷啖新死人
頭邊飯反左手取食少許不令人見如此七次可日中視鬼僧信
而為之果然每日居家出市見鬼無數黑夜亦然鬼與人雜幾相
半形狀不一甚可畏惡凡生人路行鬼見之側避者其人無恙若
不避者多病至有鬼亟隨且戲弄之者其人必死矣僧漸厭且懼
以至狂惑人勸其至張真人府求符水治之目中雖無所見而神

已癡矣遂披剃為僧至今尚在

蛇鬼

嘉善葉有六書齋庭前有空酒鍾數枚夏夜子弟輩輒露坐其上
有六晨至庭中見蟬下蟠大赤練蛇驚視之死矣因命家僮取出
煨棄之少頃忽其姪女狂亂作蛇言曰我棲爾家墻下久未嘗為
害偶出取涼老相公殺我復慘焚之恨毒已極茲來報仇耳家人
驚告有六有六云我見死蛇恐遺毒傷人故焚之寔未嘗殺也方
辨論間姪女忽又作有六父語曰是我殺之此亦細事汝輩何懼
可具酒餼楮錢送至焚蛇處無害也如其言女亦愈無他康熙甲
戌事

孝廉魂歸

嘉善甲子孝廉王成取冬赴公車歿於京師其弟錦雲亦登戊午
賢書屢困南宮甲戌秋同里孝廉錢心佩下第歸成取魂附之而
來至錦雲家附錦雲之子大言曰我去家日久今始歸何慢我耶
錦雲驚問汝何鬼也其子曰我成取也弟平日不讀書多外務故
春闈不利年漸老矣可不自奮哉我饑矣速為具食且我妻叔孫
舍碩亦同來此饌當稍豐不可慢也舍碩以明經赴考教習乙丑
春卒於京師者也其他語家事甚悉錦雲懼報其嫂嫂具盛奠送
至其家子即愈後亦寂然

蛇齋

蘭谿縣有叔姪同居叔欺其姪盡占區凡之產姪無可奈何往金
華府將控之時嘗盛夏憇芥亭見一赤蛇上樹自投於地盤結少

頃又上樹擲下復結如此凡九次變為巨鱉其姪惡之前行至飯
店俄頃其叔亦至持一盤付店將烹之姪詢其得自井亭遂力阻
其勿食叔固欲烹之姪告之所見衆來之信遂于烈日中繫鱉尾
倒懸樹上久而漸長復化為蛇叔乃掩姪而泣曰我固欺汝汝不
恨我乃反救我我真非人哉遂相與歸家推所讓者共之式好如
初

桃核舟

武塘魏氏藏桃核舟一枚蓋刻為赤壁賦云舟首尾約長八分有
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為艙箝篷覆之旁開小窓左右各四啟
窓而觀雕欄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
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戴冠而髯者為東坡佛印

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手執卷端左手拊魯直背
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
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坦胸露
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卧右膝屈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
左臂挂念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卧一楫左右舟子各一居右者
推髻仰面左手倚衡木右手扳右趾若竊呬狀居左者右手執蒲
葵扇左手拊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船背稍夷則
題名其上曰天啟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鈎畫
了了其色墨又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朱通計一舟為人五
為窓八為箝篷為楫為爐為壺為手卷為扇為念珠為對聯題名
篆刻為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取桃核修長者為

之由此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為母猴也意技亦靈怪矣哉

小人

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外國貢小人一其長二尺餘面目肢體類眉
與人無異似四十許人四譯館為製小衣冠啓奏進
上此人手持小傘踽踽而行傘式與中華同人故踴觸之輒吱吱
作聲如猴觀者塞路

毛毬

康熙三十七年額駙耿勳忠同公子光祚城外上墳見樹林中一
毛毬圓長如大東瓜砍之柔韌如絮刀不能入刃起復圓不知何
物一年而額駙卒耿公子與海寧畫家黃弘遠言之

無目魚

康熙庚申余于福州大中寺遇一行脚僧偶談山水洞穴之勝僧
云我曾至某山游一洞黑暗如漆同行者數人秉炬而入深十餘
里中有溪橋樹木與外間無異但不透天日耳溪中有魚好事者
輒取數尾出視之頭上俱板骨無目想處暗水中無所用目故造
物者不為設此一官也物類之奇一至於此惜忘其地與山名也

雙體人

康熙辛未十一月京師前門外有以朱盒貯一灰醃小兒長尺四
五寸兩頭四手四足二體相背觀者日數千人與一錢

鉅體人

堂邑縣一鄉農甫生時陽長三寸及稍長陽長一尺今三十餘歲
無人與婚食量甚佳他無所長僅能鋤地然工力較他農數倍因

此庶不為人所棄第免饑餓而已

花姐

曲阜孔廟內奎文閣視廟倍高其上相傳有狐仙歷久無敢登者
康熙甲子年十月

皇上幸闕里先是八月間行聖公廐人妻得病狂言其夫以刃
臨之妻曰我花姐也汝勿犯我夫問汝何怪曰我向居奎文閣今
天子將臨幸關聖開路驅我令出暫避汝妻身我能言人禍福凡
有來問者人取五十文所以酬汝爾夫知其為狐仙也如其言有
問皆驗及上廻鑾此婦昏睡數日病尋愈問其前事茫然不知

木理成字

康熙甲子春海鹽張氏佃戶鋸一樹中心成王大宜三字筆畫清
晰如寫見者甚衆邑中適有武弁王大宜者遂購燬之

康王廟虎

康熙甲子余在粵東遇二獵戶係高州人自言曾入深山射獵暮
不及歸遂入康王廟神座下棲宿夜中忽大風發戶群虎入廟二
人噤不敢動虎一一至神前跪拜如人且作人言求食神俱不許
最後一病虎哀乞再四神曰某村有一鬻耳猪可往覓之然恐終
非汝食也虎跳躍而去逮明二人議曰某村去我家不遠試相與
蹤跡之次日共至此村向晚坐磐石上偶見一婦攜筐而至亦倦
息石旁二人熟視其耳有缺疑即神所謂鬻耳猪也因尾此婦至
其家借宿此婦以夫他出堅拒不允二人者強之婦不得已遂入
室二人處堂中而扃其戶夜半聞腥風驟至婦求出不得始而怒

嘗總作豕聲二人愈駭窺其戶外則有虎踞埃焉遂以毒矢殺之
天明告之鄉鄰開門視之此婦昏仆於地便溺盡猪穢也俄其夫
歸衆告之故以姜湯灌甕詢其昨事如一夢矣其天乃致厚謝昇
虎送之官康王者蓋司虎之神也

狐怪

桐鄉沈味源名兆奎原名楷滋少時文名籍甚順治辛卯中副車
歸家憤懣忽梁間有人作聲呼其小名曰汝勿鬱鬱終成進士耳
舉家駭視之則一老嫗青衫素裳從梁而下曰我乃汝之高祖母也
孫甲午當奪魁已而果然其來也衆皆見之俄頃而隱自是不時
來往輒索酒饌與聞家務瑣碎可厭又時現異形且夜開門外馳
驟金戈鐵馬之聲更惡而畏之矣至戊戌忽謂味源曰汝今科不

中已亥當發兩榜但須改名兆奎耳家人以已亥非開科之歲共
笑之未幾滇黔平朝議以設官開科已亥果復行會試味源遂
改名中式後來亦漸稀又十餘年而寂然無他或以為狐怪云

抹臉兒術

石門朱石年先生司理平越時戊申歲滇黔全省延至楚鄖襄間
有妖人抹臉怪術其人衣服言語與人無異或數十人同入城市
或數人散行郊野時隱時現去來莫測或戎服乘馬馳於巔崖絕
壑之中或變成彈丸從屋漏而下旋轉漸大裂出人形人與交臂
而過忽然仆地就視之則面目已失其半僅存後枕顛骨而已或
野山僻遠閣室多受此患不知取為何用作祟八九月方止或
抹者數千人文武官弁晝夜巡邏家戶擊鼓鳴金以備之曾有數

人穿大木桶入城兵卒圍之忽然不見其桶開視之則有人面
百餘以石灰醃之或云取人面為祭賽邪鬼厭勝之具或云苗蠻
精鬼遇閏年報出亦宇宙間怪異之事今嗣李得言之

雷擊野鴨

康熙乙亥二月十五日大雷雨桐鄉南門外雷擊一野鴨從空墮
人家屋上取視之從嘴至脊尾震開一線直如刀裁腸從背出重
二斤觀者數千人無不駭異共瘞之普同塔中

海夜叉

康熙癸酉正月新安劉汝璞至登州蓬萊閣朝海庵觀日出見海
灘一物倚石而卧就日而曝細視之人面黑色圓目鋸牙朱髮赤
鬚魚身似鮎無手足長五六尺以之轉側入海詢之僧曰海夜叉
也此特其小者耳大者長丈餘有兩手似蝦蟆而無後足海濱常
見之

異獸

海鹽俞漢乘名雲來令江西之湖口邑多虎患有貢生家在兩山
之中夜忽聞一物墜其屋上梁瓦俱裂次早視之見異獸墜兩樞
間而死羊頭羊蹄牛身馬尾不知何怪康熙丁巳年事

異魚

俞漢乘在湖口漁者獲一魚重斤許魚頭鼠身云鼠入水所化亦
丁巳年事

人魚

康熙乙亥春平湖乍浦海濱獲一物如人頭面五官四肢全具女

形兩乳無別腹白如魚背背有鬣無髮長五六尺一二日而斃兩年前海鹽獲一物形正同僅長尺餘蓋人魚也史記始皇塚中以人魚為膏代漆燈豈是物歟

鯊魚腹鉢

嘉善武進士陳玉明為松江金山衛守備海中獲鯊魚重千斤剖之腹有石鉢蓋魚吞僧而鉢不化也康熙初年事

產異

長洲人水文卿言其母為牧生姬至一產家其婦產一怪物龜蛇併體蜿蜒能動姬持刀砍殺之即時戰慄得病不久而死康熙十四年事也且云其母曾見產三目者頭中空如臼者手出於胃者皆不肖如此者歲恒有之

雄雞生卵

康熙甲戌十二月松江吳南林中翰家雄雞生卵大如鵝蛋殼甚堅厚以椎推破之亦具黃白白如凝脂不散黃帶赤色亦無他異

襄陽縣怪

雲間癸酉孝廉李日華曙之曾祖明季為襄陽令署中時有怪一日至內堂忽見四柱有人面千百大如指環柱鱗次非土非木刮之如粉戲云面何太小耶次日四柱皆然大小如人面復戲云可復更大乎次日四柱止四面大如車輪然亦無他異占者云條獻賊兵燹之兆

僵尸鬼

山東其縣一荒塚有僵尸鬼每為人害康熙某年有二役同耕一

犯過其地時值大雨天暮無所投止行至初更遠望有微火若燈
趨至則破屋前後二間間無人聲入內視之一婦人方背燈而哭
遂告以投宿之意婦云我夫新死尸尚在外舍家無他人不便留
止三人以雨夜難行再四懇之婦云外間有夫尸恐諸君不安適
耳三人願留遂共宿尸旁一燈熒熒二役已酣睡此犯心悸展側
未寢忽見此尸蹶然而興犯驚慄不能出聲尸就燈燻手使黑往
塗後面兩役俱不動後復燻手將至犯身犯大呼狂走出門尸遽
追之連過二橋尸猶未捨犯奔入破廟踰短垣而出尸撞牆僵仆
犯亦昏倒牆外迨明行者見之以姜湯灌甦始述昨夜所見共往
跡之則二役並死於荒塚之旁矣

小姑護侮

俞漢乘令湖口時有湖口關監督任滿送之至小姑山則彭澤界
矣泊舟山下筆帖式某偶彈一鳥飛入小姑廟追之入廟鳥伏神
像上復彈之正中小姑有衆共止之不以爲懼漢乘回未一日忽
有飛棹來言筆帖式肩發一疽號呼不輟持來延醫此醫至彼已
死矣又湖州姚陟山任湖廣學道其令即返浙過小姑山入廟題
詩有戲狎之語同舟友四人三人屬和一人不能詩迨次日放舟
中流風發舟覆姚與四友俱溺其不能詩者遇救得免俱康熙年
間事

藥物成形

康熙二十五年海寧園花鎮祀去非庭前每夜有白光月餘不滅
怪而掘之有物類人形重六七寸首面背腹悉具但手足指不

分耳勝中無物有葫蘆一枚先是庭中有瓜萋一本已一二百年
每年藥肆買去瓜萋甚多此物正其根乃天花粉也惜為肆中割
裂貨之祝曠霞親見之又三十四年霖雨連月平湖馬于發室中
墻壞偶築墻址掘出枸杞根一枚正如狗形重三十餘斤眾以為
仙品上藥馬索價數百金無售者親友共割而貨之此二物不遇
識者為俗人所分真可惜也

山魃

石門沈樂亭於康熙三十年間令閩之寧洋寧洋皆山時出點保
甲偶至一里里民迎入公館入其中房屋新構精潔而似無人居
之者宅夾兩山之間林木叢翳陰森可畏勉駐一宵頗有戒心比
曉詢隨後云此地有山魃形似人長僅三尺青黑色口闊至耳大
如血盆時出擾人此宅構成即為其所據人不敢居晝伏夜出每
引人至山窟迷害之前官至此印為其竊去大索深山旬日始獲
蓋與木客同類而此物尤能害人使作寒熱之病至有死者故土
人並畏之

孔亂說

嘉善孔亂說者以卜行卽里中卜不甚精而妄言休咎故得此名
偶至一親戚家留午餐將殺雞為食孔力止之繼以誓遂止晚夕
宿其家正舂米懸石杵於朽梁之上孔卧其下更餘睡夢中忽有
雞來啄其首孔驚寤驅之復睡甫睡又啄如是者三孔不勝其擾
遂起覓火逐之身甫離席而杵墜正在其首卧處孔遂悟雞報恩
也每舉以告人勸勿殺生

天雨豆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湖廣漢口天雨豆好事者携至余得二顆大如小赤豆紫色有一點黑處似帶煞氣不類豈聞尚有夫者余未之見

男子產女

康熙三十三年夏德清縣白雲橋地方男子產一女里鄰報縣細審不誣將男子責十五板以厭其怪釋令宰家其女寄養親戚家至今尚在亦無他異

五色小龍

山東蒙山中間有石罅窺之水光明亮水中有細龍形如蠅蚘大止一二寸其色不一五彩爛然水不流出龍亦不長莫測何物

鐵柱宮

江西南昌郡城內鐵柱宮東南隅有小殿殿中有池云鐵柱在池中其實非真跡也真鐵柱宮離城數十里地名生米渡宮中有池池中有鐵柱乃許真君鎖蛟之處其地居民每歲製鐵鎖一條置殿池內經宿即有舊鐵鎖在池側而新鎖不見矣其舊鎖兩頭微鏽中間一段明滑逾常似受鎖磨光者殊不可解

火藥局災

康熙丙子十一月初七三更福建省城火藥局忽然大响一聲如霹靂黑烟透天震倒居民房屋數百餘間燒死壓傷人口數百燒燬火藥十三萬八千餘斤硝八萬七千餘斤磺十一萬三千餘斤總督具題地方官賠補見印抄

畜蠱

凡畜蠱之家必盟於蠱神曰願此生得富甘世世勿復為人其用蠱也其人既死死後之家資器物悉運來蠱家其受蠱之鬼即為蠱家後使凡男耕女織起居伏侍有命即赴無不如意若虎之後俵然中斯毒者唯自投糞窖中稍或可解聞之尤溪永安沙縣諸邑皆有蠱近有尤溪王令買瓜一担次日瓜中皆蠱亟責買辦者以其家所買對遂拘賣瓜之人問之云某家從不造蠱刑訊之其人云有造蠱者與其有仇必是人也即拘造蠱者至其人不諱遂夾三夾棍打一百板並無痛楚收禁囹圄半夜失其人所在至其家追捕之則已舉室遁矣近歲有異人傳治法凡至蠱者之家須挾一雞入門蠱家解意即付藥一服彼此不交言而退服之無患

矣

飛蠱

石門沈心涯守開化時偶坐晚堂見空中有流光如帚似彗星之狀問之胥役云此名飛蠱乃蛇蠱也畜蠱之家奉此蠱神能致富但蠱家妻女蛇必淫之蛇每於晚間出遊其光如彗過人少處下食人腦故開化居民時局黃昏不敢露坐恐遭其毒也

換腿

雲南沅江府普爾地方能以土木易人之腿初亦不覺數日後始苦行步不隨不久即死

鬼嘯

明末錢塘大行陸公鯤庭舟過吳越戰場至晚野泊忽聞鬼聲自

遠漸近陸曰汝豈有冤何不我訴鬼聲即逼舟次漸入瘡中陸懼甚呼僕起群逐之鬼入棹下之竟入禪內遂脫禪棄之水急故船而行猶遠遠聞禪中作聲也是年陸公殉節亦其兆歟

漫遇鬼擊

甲寅三逆之變浙中軍行絡繹產犬牽纜有羔羊民李姓者自杭應役而歸至石門未甚晚將歸羔羊過南門石牌坊下漫馬見一人突起而搦其陰痛入心髓適遇便舟遂附而歸方言其故夜未半忽狂語曰我輩受刑苦不能去天晚依石坊而坐汝何溺我耶蓋每年秋決及梟首之盜俱在此地行刑李蓋誤觸耳其家為設羹飯祭之然視其陰囊青黑二丸堅冷如石三日竟死

永寧仙蹟

永寧州通大道處有土岡岡側一小茅庵庵中一道人以賣馬鞭竹快為業傍置一爐取炭焙鞭快即成人物山水花草較倭銀更細所獲錢即修路及橋人每過其處必下馬少憩未嘗知其異也後道路橋梁俱已修整道人忽不見相傳為散仙云觀其以炭焙花且終日未嘗飲食所居地數十里無人煙行客過之雖寒暑不見變易是真仙客矣康熙甲戌乙亥間事

華頂長人

康熙乙丑余過濟南寓趙生鍾英家夏夜露坐偶談其祖十六七時遊西嶽華山曾登絕頂蓋有良田數千頃道士自耕自食百歲者極多有眉長數寸者耕牛俱道士背負小犢懸絙而上雞犬畢有但無婦女耳最難上者有樹孫愁等處橋木朽腐旁夾朱欄云

希夷仙蹟終不敗也絕頂有石屋其祖與同行數人往瞻禮出遇一人長丈許衣草裙不言不笑衆咸拜之似有喜色遂共述進香之誠大人於空中取桃人賜一枚時正十月亦不知其從何來也

長鬚道士

鍾英又言數年前於濟南見一白鬚道士鬚長七八尺欲觀者解鬚囊以溫水洗而垂之道士立高几上鬚垂至地亦一奇事因並記之

筆錄不度之報

仁和桐扣鄉陳穎先乃名醫月坡之子好鍊筆錄特構危樓三間朝夕書鍊忽降箕作詩寫字且能言休咎甚靈驗偶與婦女登樓戲謔箕筆不至忽一日降筆云子仙骨已成某月某日視樓際紅

鬼倩人引路

嘉興塘滙有施姓者家頗殷實康熙年間時值殘冬雇王大者住居對河至施處賃春晨入暮歸偶一夕歸稍村鄰家王媪呼大曰我欲歸家畏多天汝可引我過橋感德不淺大亦素熟其家與之同行至則不俟啟門而旋悟其已死矣遂驚仆門外其家聞犬吠甚喧恐歲視之識為王大扶起以薑湯灌之甦迷其所見則主人之母也歸恍惚數日始得平復

牕現鬼面

揚州武舉陳某言其少時在室中燈下讀書夜深止一婢因卧於案旁其燈忽青黯無光火焰綠色細如豆室中皆暗忽見窓上一

人面小如錢驚視之面漸大愈明晰目口皆動陳大叱之復漸小如初不覺惶懼連呼家人起面忽不見燈朗朗復明家亦無他但此婢月餘病死耳

生魂改嫁

康熙丁丑春正月石門長溪邨鄭姓之妻年甫二十三歲忽謂其夫曰吾將別汝去矣夫驚詢其故妻曰吾昨夢一老者將我改嫁與人得銀十兩主昏成契我已見其人似後於汝家亦不薄夫笑曰此春夢也何足信哉不數日得病三日死死時夫哭之妻曰我非汝婦矣彼處安樂新人相得無用悲也言畢而瞑

義狗塚

順治八年杭州清泰門內有趙姓家富陳姓家貧二人比屋而居雲至即可飛昇矣陳喜甚至期沐浴以俟天色漸晚見簷頭果有紅雲冉冉而駐陳遂登屋至簷舉步乘之顛踣於地折其雙股終身廢疾請箕亦不復降矣蓋褻慢之報云

身有猪皮

嘉善汪一庵康熙辛亥年館於嘉興衛軍戴姓之家戴有僕金大不論寒暑以布濶尺許者束腰問之固不肯言強脫視之有猪皮徑數寸毛膚宛然指也

瞽者首豕

一庵又言壬子年有瞽者至嘉興算命不知何許人包巾壓眉冬夏不脫冠每演命彈唱則額上蟻蠕而動衆人去中視之額上有猪首隆起寸許耳目口眼附於額色黝有微毛但眼不開耳

客死鬼還家

康熙年間嘉興十八里橋道人蔣皆甘姓聚族所居以田莊為業
偶有一異姓來居止夫妻父子數人其父小業營生至蘇州病故
貧不能斂甘姓共贖助其子載喪還家其鬼亦隨之而歸言語飲
食處分家事與生無異夜半即往田助其子種耨未明輒呼其子
力作但不見其形其子偶私語疑之父即大罵空中與杖曰汝父
子不認非人類矣吾在蘇州寓某人家尚有虎丘蓆幾條包袱一
個內有衣物幾件汝可往取之子如其言往果得之田主吳南平
遣僕計姓者往物色之且譙責其子以妖言惑眾將治之官甫至
門磚石如雨臨舟大罵盡數計姓之隱惡計不敢犯金皇窳去後
年餘寂然不知何怪

相依甚久趙姓畜黑狗一隻甚愛之飲食悉與已同陳每云畜類
豈可以人待之乎然陳姓貪謀趙姓家貨陰買盜証板置趙於獄
陽為與之料理席捲其財狗則日間往陳就食夜則至趙室哀號
如是半載趙卒斃於獄而陳亦偶病在床狗日夜伺其室作怒視
之狀陳疑之令人持棍守門不令狗入狗乘人稍懈突入陳室上
床咋陳立死家人共持刀殺狗首已墮地猶齧齒作格格聲其身
復跳躍數次隣里以為義狗有藍姓者捨園地葬之於吊橋側至
今其塚立碑巍然尚在

三官示現

康熙二十年松江東門內陳姓開小典舖者慶奉三官齋日晷係
前頂禮求示顯應如此積一二十年矣是年十月十五日下元之

辰陳于像前誦三官經令僮看店適有鄉人以舊布袍一件質營
陳誦經畢出店視之布袍故甚要當三錢陳估止可當二錢鄉人
再四相懇陳未允間忽袒袍袖中似有一物如簪釵之類遂如數
質去携入視之乃金釵一隻也陳喜極稽首像前曰今日始獲意
外之報也仰視塵案上有字數行云朝也揖暮也揖揖得我來你
不識金釵送你作香錢從今再不與你做交易陳悚然自失始知
貪念之見謹也未幾陳死

兄弟復和

杭州江干楊氏弟兄三人長曰復初次曰文涵季曰瑞芝文涵素
有幹能父以生意託之父死分析文涵悉占腴產私畜兄弟所得
甚薄長兄為人愿朴故爾唯唯季弟心獨不平屢萌弑兄之念如

是數年懷忿愈深一日私製利刃藏之身畔偶值其次兄他飲晚
而未歸瑞芝遂欲行刺與妻燈下暢飲俟之忽見一人立於門外
血肉淋漓連呼瑞芝曰汝兄歸矣我同汝往速殺之夫婦皆大驚
仆地久而始甦因轉念曰弟兄本骨肉向我以分財不均之故殺之
天豈能容我乎惡鬼之來皆心所造也因連夜夫婦同往叩其兄
門道其故叩首泣謝翌日即同兩兄奉刀投之於錢塘江中兄弟
相好如初嗣後瑞芝謀生往往意外得利漸成小康此康熙七年
事

蝦蟇蠱

閩有蝦蟇蠱與金蠶蠱大畧相同事之者輒富其來也人或於路
側見金帛甚多知是送蠱貪昧者遂奉以歸其蠱亦隨至送者道

一冊書事蠱之法及行蠱之術甚備奉之者家庭洒掃清潔止奉蠱神至二氏之教及一應神祇俱不復奉每至金日則蠱神下糞如白鳥矢刮取以毒人非庚辛申酉日則不下蠱中其毒者必先一噉則虫入百節五臟矣其始也昏憤脹滿至虫食骨髓俱盡則死矣其毒或入飲食中或彈衣領上或雞鵝魚肉果蔬之中皆可下蠱活雞有蠱則兩腿中皆虫而行止鳴啄自若肉有蠱則煮之不熟凡蠱入食物隔宿即虫出故官於此地者受餽飲食必宿而用之無虫者非蠱也事蠱之家蠱死之人皆為役使凡耕織之事鬼皆任之故不用人力而粟滿灰帛盈箱至除夕則以雞子祀之夫婦裸拜且與算帳每蠱一衙役算銀五錢秀才算銀四兩官長算銀五十兩蠱多者獲利必厚少則薄如或厭惡之者必倍其來之數以送之又有人貪昧者奉之而去

空藏二則

順治年間嘉興北門內陸姓人混號仙家借住朱迪臣大宅家中多見異物晝夜不寧詣巫卜之云大廳古樹下有埋藏仙家遂具香楮牲酒於廳前玉蘭樹下搔之果見石板故板下有大罈數個開視化為白水如粉漿湧躍沸出幾人衣袂皆白仙家頭面被濺者皆成白癩風以此成病而斃

康熙年間崑山葛稼孫買顧氏宅夜見庭內白光燦然以為藏物掘之得大石板故板有缸二隻缸中水濺起如瀆珠色俱凝白著人衣襟如雲母粉遂復掩之後亦無他

大穀

明崑山顧瑞屏先生之父少而好道數十年不倦徧遊名山入天台渡石梁見一人挑稻穀一擔其行甚速異而就之見其穀赤色長寸許因拜求之主僕各與一粒令即食之後顧翁八十餘歲過鼎革閉口不食而逝其僕年九十餘順治年間尚在

康熙三十二年句容縣移風鄉產瑞禾一本數莖一莖數穗其款大於常禾數倍周四十里皆然江南撫臣奏進御見邸抄

江南海浦

康熙丙子六月初一日大風海水泛溢江南崇明縣共滄四十餘沙屍骸堆積如山夜間鬼哭神嚎本縣建醮三晝夜祭度鬼魂當熟縣薛家沙共滄百姓一千二百七十餘家一村止存三百餘人上海縣海邊冲壞房屋滄死百姓三百餘人別處亦來屍骸約有數百棺木亦有數百每至夜間有鬼哭之聲喊稱求救松江府建醮七日將棺木焚化造骨塔收埋各行賑濟又如臯縣丁堰場沿海地方滄溺民人無數海水俱紅將紅水一瓶呈解督撫具題俱見邸抄

狗祟

安定令許顧言署中畜一黑狗數年矣乙亥冬狗偶竊食顧言之妾命家人捶之顧言輒命打死不數日妾忽發狂作狗言曰我乃城隍座前黑馬也何物許鬚子輒敢殺我家人又剖我皮食我肉使不得托生我且報汝先使汝驛馬盡斃已而驛馬果有倒斃者顧言朝服臨叱之妾作狗言罵詈愈甚乃至城隍廟齋醮超度取狗皮仍縫其餘肉祭而葬之妾病亦漸愈今弟觀文言之先是丙

寅年顧言家畜一猴一狗甚相狎後狗產一物猴首而狗身殺之
是歲無妄涉訟頗致耗費

農夫附屍

康熙癸酉蘇州閶門外上新橋某姓者家止獨子父母鍾愛年近
二十勞瘁而死將殮忽蹶然而起毫無病狀父母驚喜遽扶起問
之子曰此是何處非我家矣父母以其神魂未定進參藥湯飲子
不食曰汝夫婦何人也父母曰汝我子也今死而復生此天地祖
宗之祐也子曰我乃唯亭鄉間農人也昨患傷寒而死冥中以我
陽壽未盡即令回陽不意我屍已為妻所燒化矣因無所歸偶步
至此見門有白榜因入觀之忽然復見天日我欲歸去我豈汝子
哉父母以子為狂譫不之信其子求去愈力否則惟有死耳父母

不得已買舟隨之至唯亭子竟行田野中入其室問其妻則已嫁
矣求其農器則已失矣遂至親戚隣里家述其生前事及清理平
日債負往來甚悉衆皆訝其聲是而人非父母則終以為其子也
復強之歸子輒私遁遂鎖諸其室下此

不死草

鬱鬱而死

崑山高板橋藥舖王姓者向奉教門有年矣康熙年間忽然無病
而死死時語家人曰我心口未冷勿發越三日果復活自是以為
常每年輒死數次或一二日或多至十餘日輒復活比康熙丙子
約死過二十餘次矣或問其死去所見堅不肯言但勸行好事念
佛持齋勿用大葷殺畜鴨最為罪重而已其人約五十餘歲號
不死草

工匠魔魅

崑山李左君房舍闕鉅嘗召匠脩墻門薄具工食匠作為魔魅人不知也脩理畢即與曹明經青乳遷居之居後每歲家中多病襪禱方愈未久又病又復禳禱十年以來禳費不貲矣後值墻門壁壞見壁內木穿畫一綠衣判官旁有小鬼持鐵索一足跪一手指內傍寫妙訣二字字甚端楷遂刮去之宅得平安此康熙丙子年事

女棺為祟

康熙三十一年餘杭西北鄉方姓者女未嫁而沒殯於荒立鄰有朱生少年韶俊忽見美女黃夜往來入其書室遂相綢繆將及半載淹淹抱病日漸羸瘠父母詰之堅不肯言實病日篤父母危言動之始語其故亦共疑為此女之祟也時雨雪初霽共往察之見其子戶外有弓鞋印泥循跡至女殯處及棺而跡滅遂告此女之父母共放棺視之顏色如生焚之而祟絕

宗三爺爺

錢塘徐孟交先生乃明丙子孝廉蘭生先生父也適嶺南道鄱陽湖方舉帆舟子急請祀宗三爺孟交問宗三是何神舟子側身搖手戒勿言既渡後數月歸復渡湖舟人竟衆懼而濟問之曰胡不祀宗三爺爺乎舟子笑曰今安得尚有此怪因詰其所以答曰昔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於此湖奪其所乘巨艦棕纜大如斗三斷之投湖中其二已化蛟螭隨風雨遠去不知祈之其一在湖為祟弗祀即有波濤覆溺之患此怪時現湖中往來觸舟無敢徑渡者

今年湖涸棕怪浮入淺汜不能出初猶動
盞酒甚卧沙澗間人競
往觀之荇藻滿身有若鱗鬣報之邑令令
至命舉火焚之中有腥
血臭聞數里五六日方盡蓋彼時行軍塞
祭或牲血所灑或人馬
血所漬取精多而用物弘宜考其為祟也

鬼頭風

餘杭王士安隨其父白虹宰江浦邑署後
有立丘焉時當重九士
安同友人登眺間忽見旋風自城西起墜
入池中倏而復起似有
兩物相鬪如鳩鴿狀士安取千里鏡視之
乃人首二顆披髮露齒
互相擊觸良久東西分散蓋世所稱鬼頭
風者定有其物此鬼神
情狀不可意測者也

場中鬼代筆

武林陳雲起名之禮與弟丹兩兄弟同學而丹兩才更優文名甚
噪雲起不及也丹兩蚤死士論咸惜之康熙癸卯雲起入棘闈文
思艱澁比午不能畢一藝忽然昏睡夢丹兩進席舍促之曰速起
吾為兄構此七藝雲起強執筆不假思索俄頃完卷騰真時猶覺
丹兩在側忘其死也迨交卷出號舍則恍如一夢矣是秋得售迨
甲辰會試丹兩復至如前遂得聯捷雲起每為人言之不諱也始
知春草池塘之夢為不誣矣

蛟害

嚴州府淳安縣之某鄉地當山麓居民家於谷口壩之對山有巨
蛇匿焉夏夜時出當道人暮行者往往跨而過之亦不傷人自順
治初年至康熙初年二十年中茲地常若旱暑雨蘇苗之際危處

雷足此處僅飄洒而已人亦不知何故但見雲將至及龍必散荒
歉頻仍居民轉困甲辰秋田禾蕃茂亟需時雨雲作而雨散如故
忽一日風雨驟變從西北來大雨如注水湧丈餘及至龍口則截
然如塹阻扼不流俄而震雷大作霹靂向龍中下擊者六七未幾
龍水通流若决江河崖壑皆滿數日後人往對山見擊死巨蛇頭
有一朱角長及咫尺蓋蛟也是秋大燕始知廿年弗雨皆此蛟所
禁龍亦畏之不敢過焉妖孽困民天固弗縱其毒也

札

東海有獸名札能食龍腦騰空上下驚猛異常每與龍開口中噴
火數丈龍輒不勝明末錢塘徐孟交先生在海寧縣署中脩邑誌
一曰風霆陡作水雹如拳如椀屋瓦俱裂聞署外有人喧呼曰龍

又與札鬪矣遂登高樓望之但見黑雲兩堆雷發前雲中而後雲
電光閃爍追之移時前雲漸低後雲凌壓其上俄頃雲散雨霽明
日有民人報某山中一黃龍墮死長十數丈蓋為札所殺也康熙
廿五年夏間平陽縣亦有此異札從海中逐龍至空中鬪三日夜
人共見三蛟二龍合鬪一札殺一龍三蛟札亦隨斃俱墮山谷其
中一物長一二丈形類馬有鱗鬣死後鱗鬣中火光猶焰起丈餘
蓋即札也

天狗

康熙壬子四月廿三日黎明錢塘西北鄉有孫姓者家方育蠶門
尚未啟隣人蚤起採桑過其居見孫屋脊上有一物似狗而人立
頭銳喙長上半身赤色腰以下青如鼯尾如篲長數尺驚呼孫告

之甫開門其物騰上雲際忽聲發如霹靂委蛇屈曲向西南而去
尾上火光迸裂如簞之掃天移時乃息數十里內皆聞其聲亦有
仰見其光者所謂天狗墮地聲如雷也甲寅有逆籥之亂

雪花

辛未冬雨雪奉天大內丹墀馳道牆壁屋瓦俱結成種種異花南
北名卉無一不備枝葉蕊瓣儼如圖畫上朝文武官役無不目擊
又以地寒數月不化

大頭鬼

乙亥冬奉天城內每至三鼓人靜遍聞擊柝之聲人共駭聽有人
夜起察之見一物如人頭大如數斗甕其口如箕張喙作聲如擊
柝然身有黃毛轉相驚恐遂有克徒假作效其形聲夜行者遇之

輒掠取其財或剝其衣將軍下令嚴捕之祟亦旋息

食龜受報

康熙戊寅三月間石門縣漕糧倉走遞夫鄭大掘地得五六龜各
長二尺餘烹而食之是晚即狂亂作龜語曰我五兄弟自明朝成
化年間修行至今與汝何仇將我輩殺食汝死有餘辜矣腹中似
有物齒其腸胃號呼徹夜次早即斃

醫生遇鬼

桐鄉醫生趙某者住居附郭康熙戊寅正月間偶赴病家請歸已
昏黑天又將雨未至家數里有人自後呼曰趙某前路有鬼甚多
汝無往回轉至我家暫宿可也醫心疑其為異物不應且前其後
呼之甚急醫愈懼疾走至一橋橋下又有人呼曰趙某過橋鬼甚

多汝不可往醫視橋下二人方裸而浴時初春極寒益駭其恠遂
不過橋從小徑還家行未半里見一矮屋焚焚有燈或明或滅時
已下雨遂叩門求宿內有婦人應曰男子不在不便相留醫懇栖
簷下許之將更餘婦開門延之入醫謝不敢婦引之甚力且求令
馬醫視其燈青黯且手冷如冰知又遇鬼亟欲奔避婦雙手挽其
頸以口就醫之口既而大噦曰此人食燒酒生蒜臭穢何可近也
遂入醫復冒雨而走遙認一親戚之宅極力叩擊內驚出視遂登
其堂即時昏仆其家以姜湯灌甦問之始細述其故次日送歸家
病十餘日而瘳還過前宿之矮屋則一孤塚也

昭陵雷火

昌平州境明之昭陵在馬陵有稜恩殿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五
日夜先有大光圍繞旋被大雷一聲將稜恩殿燒燬俱盡直撫沈

朝聘具題見邸報

猪產象

康熙丁巳十一月杭州清波門外田田墳民家猪產一白象不乳
而死觀者甚衆

猪產怪

康熙乙亥四月海寧北門外民家產一猪二首一首兩目一首一
目在額而八足合縣傳觀

壬午年四月海寧長安鎮定香橋民周思桃家產一猪三目六足
一目在額二足在腹

元題名碑

新安吳榜香苑為大司成時於太學啟聖祠土中獲元題名碑三
一為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皆有正副榜別部落降
元者謂之
色一為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列三甲狀元為朶列
圖漢人南人列三甲狀元為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為至正丙
午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
品亦皆有正副榜可以考元人科甲之制

遇仙得瘡

仁和邑徐沈某家候潮門外舌耕為生素有度世之想康熙三十
九年間夜夢黃衣道士翩然而至頗有開導之意次日猝遇其人
宛如夢中所見遂延至書館叩頭求度道士約三日後於八卦田
俟我生往道士已先在謂曰子有誠心吾當度汝為弟子予藥一

丸令吞之挽之而行如駕虛乘風生忽念家有母妻懇求放歸道
士以手一推則身落於塘樓鎮瘡不能語進退蒼黃有隣人識之
挈還其家舉家正在駭異而道士復至羅拜求之道士笑而不答
拂衣徑去值文宗歲試生以瘡不能赴不得已告病而投詞張撫
軍敬止懇移文張真人求解撫軍憐而允之未幾真人府牒到予
一符令生吞之又牒城隍審理生焚香之夕夢數役攜之入廟跪
於堂下仰見道士居中坐城隍旁至屈身為生請道士曰此子有
向道之心且有厄余故欲度之今恐有不淨心旋生退悔故罰之
耳既真人有言行即釋矣此冥後初還家生寤即能言其人現在
自述鑿鑿

白雲... 平湖真... 山真... 一... 軍... 將... 聖... 女... 此...
平湖真... 山真... 一... 軍... 將... 聖... 女... 此...
平湖真... 山真... 一... 軍... 將... 聖... 女... 此...
平湖真... 山真... 一... 軍... 將... 聖... 女... 此...
平湖真... 山真... 一... 軍... 將... 聖... 女... 此...
平湖真... 山真... 一... 軍... 將... 聖... 女... 此...
平湖真... 山真... 一... 軍... 將... 聖... 女... 此...
平湖真... 山真... 一... 軍... 將... 聖... 女... 此...
平湖真... 山真... 一... 軍... 將... 聖... 女... 此...
平湖真... 山真... 一... 軍... 將... 聖... 女... 此...

述異記卷二

東野主人輯

古磚石刻

崇禎庚辰年 間閩人陳衍嘗著一書中載一則鷺門僧貫一以請
經過福州言 去夏晏坐籬外小波陀有光連三夕發之得古磚背
印兩圓花窠 起而刻隸字四行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夫尾千頭銜
鼠拍水而起 殺人如麻血成海水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起年滅等
六甲更始庚 小熙肆太平八紀貫一覺有異然識其文投磚海中
予按此識草雞長耳大尾合成鄭字謂芝龍也千頭銜鼠甲子叛
以甲子亡故云六甲更始生女十億合成姚字謂總督啟聖滅臺
灣也庚小熙肆太平八紀為 今上紀元萬壽無疆之兆可謂驗

元令 述異記下

矣見尤良齋雜記

祝玉成牙畫

康熙初年浙杭祝玉成號培之年八十餘畫事入微如秋毫之末余得一牙牌長一寸五分闊一十一面畫地獄下海其中地獄公李靖紅披紅髯公夫人奴十人婢十人箱篋二十焚焚排列鬚眉畢具上寫曲一酌筆畫分明一面畫二十小兒種種游戲恣恣內一小兒放風箏其線有數十丈之勢高空紙鳥亦可辨焉然其筆墨所占特十分之三四耳至於粒米而真書絕句瓜仁而羅漢十八無少模糊觀者以顯微鏡映之無一苟筆

銅章絕技

康熙丙子余在杭見銅章二各方寸一刻陋室銘一刻愛蓮說篆

刻清晰工妙無比亦絕技也

黑米

楚武昌府蘄陽門內舊有陳友諒廣積倉基今皆為民居康熙甲子年有地中掘得黑米者黑如漆堅如石炒之即鬆研為末治腸症如神價比燕金臨海教吳煥丹在楚親見言之

祝三多

杭州富人祝三多赤手成家累數萬金及病篤床頭啜啜作聲如蝦蟇之鳴祝之聲出銀櫃中三多命妻子力疾扶起以手扣櫃曰祝三多尚在此遂絕然未幾死長子以嫖賭喪家次子遺訟一貧如洗仙靈寺前祈禱居室甚麗已數易主矣

生魂代筆

福州侯官學廩生杜成錦家貧居府學公廨夙有夫名甲子秋有
泉州父子二生同來赴試初八日其父病不能入場其子初十日
早出闈父謂曰我今年頭場文字甚得意但可惜為他人作嫁衣
裳耳子問其故父口誦七藝題目無訛子駭問曰豈父夢中神識
所構所謂他人者何也父曰我為一吏引入號舍與杜名成錦者
同坐杜之七篇乃我作也我授汝七破可覓其人問之且其人今
科應中二十六名亦可預報之我窮乏老儒倘渠能資我歸費且
日後富貴父子亦有所望矣其子果遍覓得之其窮相等語之
以故且報之次杜亦不信後示以七破杜乃恍然及放榜果廿六
名

口技

揚州郭猫兒善口技其子精戲術揚之當事紳無不愛近之康
申余在揚州一友挾猫兒同至寓比晚酒酣郭起請奏薄技於席
右設圍屏不置燈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遠
中相遇揖叙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飲酒投瓊藏
鈎脩極款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勸數既遂銀鎗出門彼此謝
別主人閉門少者履聲蹣跚約可二里許醉仆暴墜忽有一人過
而蹙之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
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群吠又頃蓋多犬之老者小者遠者近者哮
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柵者出啟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
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言之群犬又數
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扶之登床醉者索茶妻

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遂詈其夫啣啣不休頃之妻亦
熟寢兩人鼾聲如出一口忽聞夜半牛鳴矣夫起大吐呼妻索茶
妻作藝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久之
遂易履而起此時群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火夫也少之
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猪矣始知其為屠門也其子起
至猪圈中飼猪則聞群猪爭食聲啞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
聲其子遂縛一猪猪被縛聲磨刀聲殺猪聲猪被殺聲出血聲焗
剥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聞肉上案聲即聞有賣
買數錢聲有買猪首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正在紛紛爭鬪不
已嘉然一聲四座俱寂

獨足鬼

富陽桐廬山中多獨足鬼人稱為獨脚仙比戶祀之否則紗帽絲
袍不于而來夜入人家能魔人至死又能竊人財物飲食城中亦
不能免時作老人扶策至人家夜與人共宿親而奉之祈求必得
否則為祟按夔即獨足鬼小魘木客之類也夔形似人一足拄杖
能升高墮入人室竊飲食衣服亦不害人巢居於木有匹偶豫章
諸山多有之居民見之甚悉

蘭石軒

山東學使署中有蘭石軒白石廣二尺許長五尺石理細潤天然
成橫幅蘭蕙花葉生動披拂湘江之渚但少香氣耳著人欲鉅而
分之石堅不可斷乃止見張樸菴先生海岱日記

產魚

康熙年間湖州北門外民婦產魚十餘條

託體復生

康熙戊寅夏松江時症盛行多致不起有東鄉村人之妻病死越日復甦聽其語則嘉興土音也曰吾何由至此台乃嘉興北門外某姓之女年十七尚未適人偶患病昏瞶似一夢然今始甦醒此非吾家也因慟哭求歸舉家驚異其夫試往嘉興察之則果有某家女新病死有父有兄遂語其故其兄隨至松視之女相見悲喜述父母年歲并居室篋笥衣飾之類無不脗合慙與其兄歸家眾以為不可遂公議留之仍為夫婦焉

又

是時同郡有庠友陳咸京者其婦翁姚姓有田一庄在寶山地方遣家人往索佃戶舊租至佃戶家則其邨中皆染時疫佃亦新病起入與索之則其人皆徽州語音曰我未嘗欠汝舊租也我挈本來寶山遭水至此貲本全失無以還家豈知汝租帳耶姚僕大駭連叩數家則皆徽人也奔歸告其主咸詫為異事蓋丙子年寶山城為海水所漂城內外無得免者此必徽商死而今始附形也

水災免厄

丙子年寶山城水漂死者數萬戶有老夫婦止一幼子住小房一間其人向善日久有一僧至城中化緣無人施者此老獨齋之且累旬不倦忽一日僧謂之曰汝家有大難但汝善人也可以免厄因令買白綿紙百餘幅遍糊其屋相戒舉家安寢聞異聲必勿動其夫婦謹受教是晚海水泛溢聲如雷霆城垣房舍隨波入海迨

說鈴 雜異記下

五

卷十五

明水退聲息夫婦始出則一望平陸無一椽一瓦而此屋歸然獨存所糊白紙並不沾濕後官勸水災見之皆嘆異稱爲善人之報

有尾人

順治年間金壇毛友夏販布至嘉興街前橋鋪行身有尾其長半尺有白毛寸餘人伺其浴迫而觀之毛不諱也言其父向業布行中年無子偶至一山登絕頂步入古廟廟荒廢已久方眺望間忽覩一美婦姝麗非嘗驚問從何來女曰某乃山下某氏之妻也爲正妻凌逼逃避至此毛曰汝弱質焉能登此峻嶺女曰廟後有仄徑吾家住來甚便吾棲此已兩日矣毛曰汝既懼還家能隨我歸乎婦唯唯從之至家性極和柔毛妻亦安之且念未有子姑留爲妾頗善操作舉家相得未幾妻死遂爲正室產友夏生而有尾父

欲棄之婦曰此異相也且如無子何遂育之毛每經營困乏婦必助之貲不知物從何而來但得息必索其本約無愆期即償亦不見其藏匿之處逮友夏十餘歲父死婦撫友夏泣曰吾緣盡從此辭矣囑家人善視之迨夕不見嘉興俞約夫親見友夏自言之

鬼交產蛇

海鹽俞氏有一僕善成衣因名楊裁衣幼時其母孀居有一外交相好甚篤未幾其外交死鬼入其室與母共寢時裁衣幼與母同宿夜啼則鬼下床匿於鞋中兒睡復來交媾如人但體冷如冰耳年餘忽見夢其母曰我死後爲蛇因與汝孽緣未斷故復相聚經年今將託生有一語切囑弗言則禍汝矣汝已有姙然而異類也汝某夜烹帶毛猪蹄於房門外祭我迨至後園中掘一土坑坐其

上可免也母如其言至夜半坐坑中腹痛異常俄產十數蛇日俱未開母家掩之後竟無恙

黠盜婦

張秋有一婦年三十左右雇驢欲至宛府探親途中問驢夫有妻乎曰無婦曰我亦新寡與汝盍為夫婦矣驢夫大喜因野合焉迨至府謂驢夫曰我母家頗豐若如此衣服不便同歸因予十金令至某緞舖買緞二疋持歸婦家燒其數處驢夫不知也婦曰如此破緞汝買之何用與汝飯後同往換之已矣置毒其中驢夫食訖遂同至緞舖共爭論問驢夫已毒發死矣其婦以緞舖殺夫遂欲鳴官緞舖情急以五百金賄婦婦遂挈貨騎驢而去蓋借驢夫以挾詐也可謂黠盜矣康熙三十年事

龍吻

杭友張世常館於汪宇昭給諫家時給諫尚未就選偶與親友會食買一青魚重三十七斤因以向作鱸宇昭適齋不食客共食者七人其肉肥美全如腹腴逮卜夜忽聞厨人驚問主人入視久不出世常疑之因入其庖室但見主人錯愕之狀問之乃所餘之魚暗中有青光一二尺閃爍不定聽之索索有聲食者咸疑中毒共皆倉皇因留宿不去至半夜但覺腹中微脹亦無大苦或曰此龍吻也食之多壽

許七遇仙

東洞庭席翁吳許四姓皆巨富而許姓衰落有許七老官者家貧而患瘵骨立聲嘶命在旦夕偶令其子扶出門外閒步忽遇黃胖

道人視之曰子病篤矣我化汝太平錢三文予藥三丸可供在香
火堂內作三次服之有救也許受其藥入覓太平錢不可得遂攜
米升餘出施而道人不見矣是夜病甚其妻聞道人之言試取藥
進之一服而熟寐再服而霍然三服而聲朗體強壯健異常逮十
餘年而歿蓋夙緣也康熙十五年事

地中雞聲

吳醫趙潤周居東山高田亦許氏舊業也康熙三十年夏夜忽聞
堂中衆小雞啾啾作聲細聽之乃在地下東逐則西走西逐則東
走總盤旋堂內更餘而寂亦無他異崑山城中陳姓家亦有此異
八足禽

康熙二十七年外國進貢一龜長幾二尺八足至揚州觀者如堵

崑山何銘三家僕錢三在揚目擊之云尚有十八斤蟻則未之見

雙腎人

康熙三十一年京師有一乞丐携其子約八九歲其兩陽道並生
胯下觀者人界一錢後不知流往何處亦錢三見之

直脚僧

康熙三十五年常州有一僧兩股止一節直立無曲膝石坐草蓬
觀者人施錢一二文亦能行坐但下體甚短耳

枕雞

康熙戊寅冬杭州市中有賣小雞一對雄者赤色雌者黃色小如
畫眉名曰枕雞作高枕置雞其中半夜輒鳴不爽時刻有人以銀
八兩買去

三脚狗

杭州江干有狗三足一足在胸前行則才于伶竹立必倚牆否則易仆康熙己卯歲正見者甚衆

龍龜

康熙三十五年富陽漁戶獲一龜徑三尺頭隱隱有兩角口正方額下有鱗四翼翼如鴉鴨之翅而無毛四足俱有鱗甲獻之撫寧命畜之玉泉觀者不啻數萬人未幾死

龍與虬鬪

康熙癸酉六月仁和臯亭山中驟雨大風有龍與虬鬪龍吐水雹虬吐火在黑雲中或隱或現一一可辨虬如獅子龍則如常所畫者所過之樹俱焦毀聞至錢塘江而沒一路桑麥俱為水雹所損厚者積至一二尺

酒樓仙蹟

台州有村名斑竹在重山曲徑之中地崇孔道居人止二三十家行客於此食宿有酒樓廢址僅一高壁巖然不傾壁上有仙題云二十年前樓上客曾題東壁與西壁人情翻覆似浮雲唯有青山不改色相傳萬曆年間此樓乃一冷酒店極其寥落有一丐者每日持錢數文來飲酒或時無錢店主亦不較是後酒店日盛車馬經過必至其家此丐亦去店遂改為高樓生意冠冕二十年後此丐復來欲登樓飲酒店主以其丐也屢拒之一日雪甚丐來達過客充滿求宿不許乃於橋上雪中卧焉晨起折枯竹一莖於橋外牆上飛白題此詩而去後店業日衰竟廢於此壁獨存字亦可

辨

天台石梁龍

嘉興優婆夷李氏康熙己卯四月間約伴至天台遊者畢游石梁觀瀑布從石梁茶亭而下至谷中石梁瀨之間多五色魚長一二尺游泳其間忽見白光晃目細視石間一龍蜿蜒長幾尋丈如世所畫者但兩角壓耳口齒齶然目垂虫外紅如大寶石光射人背青綠色脊鬣間紅白色而有六足俱五爪同游四人皆見之引路僧言此羅漢化現即在山諸老僧亦不能多見也

龍首骨

康熙丙子正月初八日德清縣蘭村荷臺浦邨民輩泥得龍首骨一具兩角長不及尺短額聳鼻兩眼孔大如椀鋸牙雙出頸骨長二尺餘兩旁扁骨潤如牙笏載至新市鎮傾市聚觀貨於藥肆中堅如玉石

三首人

下子範者京都人任江南都司守備老寓杭州言順治四年下亥從廣西至湖廣入西嶽山同行兵役共七人山路崎嶇午後見巖際草屋數間因求寄爨屢呼無應者再四呼之內有人應云我不可出強之復曰我出恐汝驚懼耳其聲啾啾如鳥語丁復強之則一人長八尺餘三首轟然但止兩臂昂藏而出俄頃又出一女亦三首首有高髻衆大惶遽踉蹌而逃行數里心始寧不知何怪也

狐怪

海寧有金三益者窮迫無聊有人勸其入都覓一館地遂挾二金

附糧艘而行抵都旅寓將及半月毫無所遇逆旅主人知其囊罄
累逐之金無計忽念卜之於神聞人言黑龍潭嘗有狐仙試往問
之時值重陽登高者亦往遊焉日脯方至人已散獨行過一老嫗
騎驢入牽一驢迎喚曰金三爺何來遲耶金大駭因前致禮且述
窘困之狀老嫗曰某家去此不遠何不過舍寬坐少遣悶懷因以
所牽驢乘之行數里又見一嫗前嫗謂曰我適有事汝可送金三
爺至宅遂去後嫗復引行一二里至大宅嫗先進通少頃引金入
門登堂華飾精潔古玩列陳堂懸倪雲林畫柱聯則董思白題也
俄頃二青衣獻茶香美異常屏後若有數婦人笑語似啗其藍縷
者茶畢青衣引入澡浴浴罷易以新衣又引至內室幽雅香馥不
類人間甫就坐青衣報曰公主來矣有數婦人擁一麗人至姿容

妍雅但微覺黃瘦相延就坐珍餚羅列酒味芳醇既醉以飽時已
初更同入洞房牙床錦被貂帽銀鐙竟成伉儷但不言笑而枕席
之事狂蕩無節次夕亦然金念此何地此何人因我心迷惑以招
此祟必狐妖耳聞狐變人必有尾交合時方欲捫之女心已知夫
罵曰汝真負心汝一窮漢我憐而收之且有夙緣故待至此今汝
輕薄狗彘不若矣因齒其唇礎之下床金痛暈幾絕及醒天已將
明赤身卧黑龍潭草中故衣在側匍匐而歸唇上四齒痕在焉翌
日即狼狽南還此康熙三十年間事

鬼產收生

徐濱溪言其祖母成氏餘杭右族也祖母嘗言在室時見收生婦
王老娘者自言十月初十夜半有扣門聲甚急啟視則與收生者

也有淡青色燈一對引之上船其行如飛至其家坐蓐者乃一紅
衣婦人稱曰大娘其姑稱曰太者與收生婦共食但酒肴俱冷不
甚可口食畢臨盆產一子其姑與銀半錠大娘又私贈銀五錢復
以原舟送之歸天尚未明也少寐覺腹痛異常嘔吐狼藉皆樹葉
也因驚疑昨晚產子者非人檢其所贈乃真銀半錠也唯大娘之
銀則朱提馬錢為殮時受舍之物耳

尸起白

順治乙酉春 德州錢鎮西二里許傍暮夕春未下一村人經荒
塚忽出一尸行動如生人其人不知也與之同行半里許漸疑為
異物驚呼避之其尸突前與之搏鬪移時是人幾斃幸聲聞里隣
共起救之其尸遂仆

石坊畫記

甲申臘月初八日崇德縣前有解元牌坊卯刻大風坊忽地時遇
害者四傷不死者二驚且不傷三最異者三人同行兩人偶相拉
竝語語未竟而前行者已蓋粉矣又一行者忽耳後呼聲甚急回
視則所呼者從來未識面正在遲疑幸脫塚場之厄尤異者一人
在危石崩陷中視之毋毋有聲乃數石粒為塵矣人遭震石中致
而出之竟無恙

食鱉斃命

康熙三十七年七月間松江西門外超果寺前熟食鋪賣一鱉重
二觔烹置盆內賣之來往者但見是空盆因此無人買食也經三
日每日換湯至第四日其督來聖店主即以此鱉斃命示戒奉

三官齋不食鱉店主乃自食之改早已解店主不出扉戶入視之則已死牀上矣塔述其故觀者如堵因恭穆王嘗之應否則其塔死矣松江晉人朱秀海親見言之禮曰水澄淨不飲魚鱉王充謂兩水暴下虫蛇變化為魚鱉雖其本真暫變之金臣子謹慎故不敢獻蛇變鱉而毒固其宜也若蝦蟆為鵝雉雀為鷹鈴黃鸞為汪刺則亦不為毒物性之不可知如此

蛇鱉二則

康熙辛巳四月嘉興錢琳條偶欲宴客命僮買鱉二殺各重觔半一鱉腹微紅厨人宰之甫斷其首尾間忽出蛇頭長寸尺餘驚而棄之更宰第二鱉剖其腹亦有赤蛇一身二首如駢然然此鱉腹不紅無異常鱉意俱是蛇所化蓋鱉龜皆與蛇交下青不可不

慎也

六直鎮水文卿雇工人老而短混名鬼土地善摘鱉觀水草泡沫即知有鱉偶得大鱉重三觔持至魚市賣之足有五爪餘無他異三日人無買者因自食之少頃覺渾身異癢皮肉俱浮浸淫出水以手搔之肉隨手下迨晚癢愈甚明晨視之化為血水唯爪髮耳

康熙三十三年夏月事

有角黑白虎

康熙三十八年八月杭州淨慈寺山間有黑虎頂有獨角半尺許食旗丁放馬數疋按虎似虎有角見者甚眾十一月間仁和火雄山有白虎一亦有獨角率四虎早行却間數日而去不傷人畜

天雨紅豆

說全述異記下

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仁和潘村地方天雨紅豆匝一二里大如黃豆拾歸者數日變青黑色皮能嚼破清香

割耳奇節

康熙三十五年閩唐嶼鎮諸生林國奎妻鄭氏夫死守節有叔文芳以言挑之氏怒割左耳告於宗老杖之又為謾言投其子書篋中氏見之大怒又割右耳氏父煥訟於官卞中丞永譽親鞠於棘門觀者數千人重杖枷示民大悅時夏旱是日大雨民俄而雙耳復生完好如初蓋天顯奇節古今罕見事也

徐庶飛昇

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看霧縈繞有一仙人升舉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得冲舉汝輩可傳與世人知之又杭州孫靜公者崇禎十四年於蘇州闔門遇徐庶其令子元芳言

七洲洋中怪異

海船至七洲洋中見諸怪異每有大箭雅飛繞樁上尾羽若帶矢狀又浪上豎小令旗或紅或黑乍浮乍沉一枝過去一枝復來續有數十枝舟中相顧駭異莫敢言或謂是鬼船見則不利云忽一時風濤奮發雲霾滾滾有烏龍蜿蜒出船左燒硫黃雜瓦又以穢物揮灑得不近旁又一夜陰雲晦昧星月無光忽有火山從後起光燭帆上如野燒返照漸與船並水五莖以木和舷不絕響約兩更次方隱知為海鯨日光托往其體狹枕橫開始得覓耳身備石濼遣徒至海外大越國歸記此

產石卵

紹興周山吳公弼妻葉氏病痿十餘年忽變淋瀝小便不通臥床不起醫藥罔效有老媪年八十餘曰此症我曾見過非藥可治必產一石卵方愈衆皆不信又年餘至康熙三十七年五月間產一石卵大如鵝蛋光滑有細花紋以斧鑿之毫無所損其卵至今尚在章氏前症霍然俱愈

人首蛇

康熙己卯二月福建將軍一披甲家中地板上忽有一穴如碗口有蛇人首時時出沒家人驚避蛇曰汝勿避吾久寓此弗為害也披甲舉戈擊之蛇曰我不可擊擊則汝禍至矣因忽不見見小抄

女化為男二則

滑川孫元芳靜庵丙寅年四月自武昌赴荊州道出馬洋潭有黃翁者為人孝義家貧為鄉塾師無妻無子年且六旬有一女嗣姑年十四初在塾隨父讀書嘗自繡白衣大士供奉禮敬甚虔一日忽夢大士呼其名告曰汝父孝義合當有子奈年老何汝可變為男遂撫其身啖以一紅丸女覺編身發燒昏迷不醒者七日竟化為男子翁向以其女許字譚姓冬將出嫁因往告之夫家不信鳴於官使穩媪驗之果真時四方好異者往來雲集以觀孫遠過此因往視之嗣姑出迎衣男子衣着鞞而綠鬟耳瑱猶在也蓋縣官恐上司知之行查故不令去粧耳孫有詩贈之

東明縣城南十八里曰崎嶇營居民陳氏弟兄二人俱無嗣生女共九人其第九女於康熙三十八年冬出嫁至三十九年六月聞

雷因內逼往後園出恭歸室中俄雷震一聲已變為男子舉家駭
極其翁姑疑為親家所給然辛載伉儷依然夫婦情好周篤合其
人已歸父家紹興金克昭往訪之視其乳及下體竟屬丈夫惟足
初放猶以手捫戶而諭鬪焉

龍鬚

康熙初年曾有龍鬚秦鳳山澤間脫其類鄉人拾歸潛取其鬚以
遺翰林李渭清澄中異而寶之在京邸每出以示客見其守守
雪崖詩集

人化虎

人化為虎貴州最多婦人即化男子則不化也康熙二十六年貴
州定省州上馬司土官方名譽之母獨坐室中忽門外有數虎徑
來其間母即神癡以手據地坐而攫食侍者扶掖輒怒搏之數日
口漸潤而目睛突身有黃毛跑躑欲出外虎日夕至門候之一日
偶值地僻跳跟入虎群就地數滾變虎而去三十六年開州民家
一婦亦如此已逸入山尚未全變其夫與子求而獲之載與俱歸
飲藥醫治月餘復為人今尚在州守王紀青親言之

協產

康熙三十六年廣州府城外下九舖蔡姓者本福建人身往洋船
妻謝氏懷孕年餘不產至十四月左脇下大痛忽裂數寸許兒從
裂處露首產至七日僅出其肩穩婆以手拔出之兒偏身白毛亦
已死矣產婦創終不合延至半年始斃

東洋海中

海怪多作黑浪浪中鬼物披髮登舟舟人持兵器驅逐之或出沒
乘船靈旗豹尾天昏日慘投以香飯或紙錢始沒海歟如山駕奔
濤撞舟兩目如日牙如山峰或舟行入瘴氣中樓閣城市宛然陰
翳白日忽雨多至壞船舟人叩請天后降神見星星流火集帆檣
上呼吸之間百靈咸集澄波一色水平如鏡共相慶幸得免沉溺
矣

七聖院

桐鄉辛丑進士朱聲始彛言其蘇州同年汪君之弟病癱瘓困頓
床第年久不愈移至園中養病時值中秋月明人靜正在呻吟忽
聞窗外婦人笑語聲自遠而近頃臾見數女子連袂艷粧披帷而
入汪君強起叩其何人答云妾等七人皆張王士誠之姬也昔年
森雲之變向日殉節上帝憐之封為七聖園中某處乃妾輩藏玉
之所也君病疾欲痊能捨此園為妾輩香火可勿藥而愈矣汪君
欣然願為立廟諸姬慰謝而去不旬日病果霍然遂捐金改造虔
奉香火即其園名七聖院至今尚在

趙如如

蜀人趙如如長髯偉軀明時為邊將已殉難矣康熙癸卯與崑山
何英相遇於浙之衢州何疑其忠也驚駭欲絕趙徐曰吾與子為
異姓昆弟不知吾為學道人耶蓋趙生平精天文術數之學兼習
五行遊法其術難也若古人尸解者然後何為天雄別駕借之北
行居常服一黃道袍雖寒暑不少易不飲不食惟酒無算何有事
欲遣人之楚趙持其札晨往暮返所資回文印信猶濕辛酉之保

陽時撫軍大饗賓客供一不饜於高座適忽近前取玉盤碎之撫軍驚詫趙笑曰予為箴補大臣何氣度不廣乃爾王盤在後苑井中可往取之遣視果然反覓趙已不見矣自是遂不復遊人間歲甲子客有自普陀至者題寫書於何云近在南海修道知子有滇行宜亟歸不必往何不聽竟至荊州而卒

肉身土地

嚴州山中有土地廟夜有人卧香案下夜半見虎入廟土地神前問明日應啖何人神言明日有人從某方來身白衣拍扇高歌者是汝口中之物也其人明日持巨楸候之果有人如神言者乃戒令他往虎果突至奮挺搏擊遂斃虎乘怒氣趨至廟中罵土地神曰汝受地方香火不保佑民生乃教虎食人此位還該是我坐遂

推仆土地而踞其位嗒然而逝土人遂即其身裝塑供奉號曰象土地至今此地無虎患見勞貞山芥園雜著

自知前生

黃陂縣民王甲者能知前生事自言其前世趙姓句容縣某村氓也以磨房為業一夕聞簷前窸窣有聲啟戶視之忽被二卒勾攝至冥司冥司檢其籍乃訝曰勾誤矣是尚有二十九年即命二卒押回回時行野田間翱翔無拘束甲自念平生作苦做鬼亦殊不惡顧謂二卒曰吾不歸矣與汝俱逃可乎二卒皆應曰諾於是相攜北行方渡揚子江忽被大風從東來一冲而散甲隨風飄揚晝夜許不得息後遇一大樹絙而止其地為河南某府某縣畝矣時特飢甚樹旁人家方炊入其厨下覓食及過飲食既熟輒歛而享

其氣初時身極虛飄足不能着地享氣既久遂能踏地行一日登其樓見女子頗倩麗就而與之神其女子既被蠱惑不復思飲食或開戶自言自笑其家人皆曰必鬼祟也急召巫師驅遣旦而一女巫至甲稍揶揄之已琅瑯道矣明日一道士提劍而入方揮斥間忽激撲地即以劍撞道士之頸其家無如之何適有親戚來候者告曰吾聞數日內天師且至盍往謁之甲初聞天師甚驚然亦不知其若何利害也數日天師果過其境其家虔請以至乃結壇設醮威儀甚盛天師登壇甲從旁睨視雖不敢如女巫道士之戲然亦了不見其可畏少頃法官四人歷階而升氣色凜凜甲意是必能為吾害者然姑視其所為一法官就案前取黃紙大幅朱書而焚之甲仰視虛中已有彌天之網矣一法官又取數小幅亦

朱書而焚之則見房闔戶牖間皆有一小網矣甲暗笑吾踪倏忽得際如針孔蟻穴比而可出入往來無碍是疎疎者何能為但聽之耳焚符既畢四人分左右敷席而坐各閉目入定一炊時許忽有白氣一道從頂門而出直上冲霄甲始大駭曰光景不好不如急走走而抵網則網堅如鐵石雖望之空踈映徹卒不可得出益窘甚伏匿戶下以瞰旋見白氣瀰漫天門蕩開一金甲神人乘雲而下詣壇前取法旨即奮脩羅長臂指網探得投之壇下而去天師乃臨訊曰爾何怪也甲具述始末如是願歸仍磨厲耳法官請以五雷法誣之天師曰彼雖作孽然未至殺人姑貸其命乃取一甕裝其中塗之以董泥朱符鎮其上令其家持至十里外坎而瘞之甲在甕中甚困苦然亦不覺飢渴但其地當孔道晝夜聞行人

往來及車馱鈴鐸之聲一日忽驚而走者曰流賊至矣已而聞殺掠焚毀之聲啼號徧野後數日又有賊而走者曰官兵至矣其焚毀殺掠號啼之聲亦如之如是往復數四千里蕭條幾無人聲又歲餘忽聞數人過其旁相語曰今天下已為清朝吾人稍可甦息矣已而有就其旁呼責飲食者已而有造屋開店者因取土打墻坎而得甕皆疑其為藏金也揮鋤擊之果然甕破甲得逸出方傍徨無所之而前二卒適至呼曰某甲陰府符下令汝往生黃陂縣趙王為男陽壽二十九年不得再延也

冥資

高陽長發堂偶述載一友夢故人某來訪且索酒食銀錢許之友復諄囑錠須滿金滿銀方為足紋若紙多金銀箔少即係低色降張楮帛須完全焚化火熄後宛然一貫青蚨冥間堪使用若散亂付火即如人間將低錢敲碎不可用矣

滇趙三則

趙州有洱海土人詣大理府必由之然風波甚惡稍知自愛者皆從陸路其海中有望夫雲起則不敢行相傳鎮一孽龍在海中央其雌龍居蒼山每欲相會則蒼山雲起排如階級環二十里至海中而止是日狂風拔木屋舍皆颯沓有聲然凝視天上雲未嘗稍轉移亦無大小濃淡之差真怪事也

趙州牧有二署一設州內一設迷渡州轄四里迷渡轄五里其五里錢糧詞訟悉於迷渡經理所設牧署至奇餘輒不可坐堂坐則亂石從空而下或碎人首視之皆水燕石也州牧卓然有聲者不

敢擊擊亦不傷然必河水泛溢致一方盡涸相傳以為古龍王廟址云

趙州出西門行十八里有池一泓上塑龍神乃女像也土神稱之為四老太每旱極則州牧預祭牒於城隍至期陳牲設醴禱於神祠以一瓢浮於水而俄頃得一魚狀如蜥蜴魚鱗魚尾四足五爪州牧率吏民鼓吹迎歸供城隍几案前俄而橫風怒雷挾雨而至田野沾漑即脩牲醴謝龍母仍以瓢浮魚水面送魁焉後

土司變獸

又土司楊姓者能變三獸土人知之至變虎之期逐家此戶俱閉門不出預開城門彼則望深山騰躍而去一宿即返返則仍為久若變驢則土人置薤豆草具於通衢恣啖一飽變猫不過竊肉食

之須臾則為人云係祖傳世世如此其變獸亦有定期故得備之

滇中奇蠱

滇中多蠱婦人尤甚每與人交好或此人有遠行必蠱之至期不歸則死矣一客至真交一婦人臨別云我已毒君矣如期不歸必腹脹脹則速還如踰月則不可抹其人至期果腹脹遂死不歸腹裂而死視其腹中有餵猪木槽一面真怪事也

龍挾巨艦

康熙癸卯夏如臯大雨雹菽禾稼有龍現雲際挾巨艦飛空而過不知墮何處前者辛丑夏五月丹陽至儀真兩霜見新城王阮亭先生集

掘地得犬

順治九年六月餘姚下壩地方民家掘得一犬按晉書元康中吳郡民家聞地中犬子吠聲掘之得牝牡二犬占者曰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

桑蠶黑雨

順治三年嘉屬桑生蝸牛食葉及豆苗皆盡六年春黑雨少貯如墨水

大名鉅鐘

康熙初年重修大名府文昌閣掘土見鐘紐大如三間房紐上紋鐔九枚鐔中貯水黑白紅色各三鐔其鐘不知何許大疑為鎮厭之物遂掩之各鄉村男婦聞鐔中水療疾爭趨飲之數日都盡

異相

風鑑書載舌能過鼻口可容拳四乳重腫駢脅駢齒舌文成字非神仙即大貴之相也青浦庚午孝廉張德純口大容拳石門甲子孝廉金銓舌文成字德清人陳弘範游手無業以賭博為生家亦累千金舌舐鼻過寸許又余外家老親許自明駢齒滿口俱大牙也壽九十五歲貧而無子龍泉令金伯蘊家僮年十六歲駢脅四乳其二乳在腹亦無他異

雞頭蛇

新安胡簡侯在崑山行鹽有僕陳選偶至鄉見一人於橋下濯足被蛇螫立斃告其鄉人共發橋下石得一蛇長尺餘頭似椎雞冠正赤身黃赤斑擊殺之此蛇從來所未見也康熙己卯年事

水怪

湖州城內有月湖甚深康熙年間旱涸漁人入湖捕魚於湖底得一物如牛雙角角上有鐵牌取視之皆蝌蚪文人莫能識亦不辨為何物持報縣庭繞行數十武湖水沸騰涌起丈餘隨人而至大風迅發屋瓦如飛縣官亟傳令送還湖中風息水退又同時湖州西北一日碧天無雲白日皎然有二龍游戲空中蜿蜒自在首尾鱗鬣纖毫畢矚逾時不見觀者數萬人俱稱喜曾諱麟述

奇女殺賊

北京有夫婦某姓者避仇來南携一幼女家於亳州以賣腐為業積十餘年蓄貲二百金女年及笄姿色韶艾鄰里咸欲聘之其夫與婦計曰吾本北人親戚墳墓在馬今嫁女於亳異時往來迢遠且日久仇盡不如挈之還北擇親舊宇之婦以為然乃僦裝雇二

驢婦女各騎其一夫徒步同行纔二十里許見兩騎俠方少觀女貌美強抱上馬疾馳不顧夫婦追奔數里哀號乞女騎弗許夫婦曰吾有五十金願贖女又勿許三請蔡其二百金騎取其金仍挾女去夫復追及騎拔刀殺之婦見夫死亦奔及號乎騎并殺之復行數十里女見道旁有井佯言口渴索水騎以孱弱女子也許之下馬取水不得汲罷女指曰前高樓中無汲罷耶遂一人守女一人往取汲罷未及至女伺守者少急躍入井中取汲罷者至以汲繩縋一人入井以繩縛女引之出復垂繩引救女之賊井上者方鞠躬下視垂手力引女乘勢極力推之遂併墜女乃跨賊馬奔高樓家且訴其故邨人奔赴視井果有二賊其一折頸死矣遂引其一出甫上女拔賊刀斷其首素金成在衆共報之州守女訴父

母死處并已報仇狀守驗其金并還驗父母屍果然大奇之曰汝
父母盡致隻身歸此誰與汝主者吾且無子女汝為吾女吾嫁汝
可乎女稽首謝乃迎之入署擇所板諸生其才而未娶者歸焉蓋
倍其素而予之一時傳為奇節感德云是康熙年間事也

女子奇節

嘉興張天成秀水吏胥三考雜職積蠹起家把持官府魚肉鄉里
人人側目康熙三十年有賊犯被獲天成時為刑書捕後拘其夫
婦到官天成見盜婦色美力為保釋盜亦免刑拘禁在獄因與盜
婦通姦日久思欲佔娶遂買獄卒斃盜於獄而已為收斂妻曲挽
人說合竟取為妾盜婦時有女年十二三歲天成亦喪妻無子螟
蛉方姓之男為子即以其女許為妻迨女年長有色天成又欲姦

之碍方在家因尋釁逐之時與挑誘盜婦覺之頗加防閑天成日
撻其婦飢寒狼狽不數月而死康熙丁丑九月間女年已十九日
夕賜之其女百計堅拒度不可脫初八日女謂天成曰我父母俱
亾方子又逐我身自應屬父矣蓋以明日重陽佳節盡醉合歡可
乎天成大喜遂治菊觴父女暢飲至夜女令父先寢父屢促之女
明燭登床作羞澁迎拒之態父興勃發再四相促女曰我處子也
未免驚懼盍先以勢示我父喜甚裸被出之女預藏剃刀以被冒
父首左手執其勢右手執刀即時割下天成負痛起扼女喉氣絕
少頃割處血流不止昏暈仆地女得復甦遂持勢并刀出城鄰佑
眾咸入驗無不駭異即引女至秀水縣陳令名緯者陳詢驗既確
即告郡公大為嘆賞之呼方姓之子當堂完姻天成被創深重三

日痛苦難堪服毒畢命縣令親往驗訖以張氏家財之半益方夫
婦而以半給其母終老本府黃郡尊亦給匾旌獎合郡傳為奇節
且以為天成姦殺盜夫婦之報云

地鳴得碗

康熙辛巳夏桐鄉縣烏鎮有張姓者舊家也貧甚賣住宅已拆卸
為白地有猪欄石板亦起而賣之正用雜間忽聞石板下鳴聲如
鐘疑有埋藏告張共發之但獲舊碗五十餘隻大小不等再欲掘
時其土自陷漸深遂懼而仍以上石掩之

古塚

德清風洋高橋之側有古塚向來塚土高壘上多荆棘不知是何
氏之墳順治初年村童刈草土墮磚出以鉤探之見壙中深潤異
常約畧一二丈里人墮入視之得頭髮數縷金玉簪二枝古鏡一
面五銖錢數十枚其空穴至今猶在塚中磚堅朴細潤可為硯

辟穀婦

新市鎮沈俊生字五容德清縣庠生也其妻李氏十六歲在室特
忽患奇症病愈絕粒即終年不食不見其飢十九歲歸於沈終日
惟飲熱水一二盃或鮮菓數枚至今五十餘歲面如少艾連生二
子亦無他異料事每多奇中究不知其為何故也胡煦元詳述

魁題

新市胡士弘毅垣慷慨好施兼有胆量崇禎己卯秋夜獨步月暮
朱家橋見一巨鬼身長數丈坐人家屋脊上濯其足於河此之忽
然不見其子璉是年中式明春榜發或曰此魁題之類也遇之則

大吉又錢唐徐蘭生先生言少時讀書靈隱山中黎明見長人俯
高松吟視長可五六丈面目如人瞳目相對頃刻乃滅又言其外
王父夜中見巨人端坐屋雷足垂至地王考向之拜須臾不見此
蓋山川之氣聚而成形罔兩與魍象夔龍本無體質以其倏見倏
滅故云怪也

拐賣人口

京師東城地方東便門外為往關東必由之路一路開枋店者俱
串通旗人販賣人口窰子甚多所騙之人俱藏窰內最難查禁康
熙三十一年六月廣渠門外老處洞拿獲販賣人口劉三夏應奎
張二等劉三係正藍旗人應奎係正黃旗下家人張二係民有孩
子縲小九兒在燈市口賣杏子應奎賒杏令跟去取錢騙至麵舖
給小九兒麵吃臉上打一掌隨即昏迷無知跟至老虎洞住一夜
即轉送劉三窰子內鎖閉每日送飯與吃又有劉六遇張二騙至
酒店吃了一鍾酒隨即昏迷跟張二行走路遇劉六家小厮徐四
問主子劉六往何處去張二即將徐四臉上撲一下亦跟着同走
後因小九兒伺看守人醉不鎖門逃出首獲據夏應奎等供稱劉
三給我等一塊藥或下在酒飯內或着人口鼻內被拐之人吃了
就跟着走同謀不止數人窰子不止數處販賣銀子均分巡城御
史題參奉 旨嚴拿究擬劉三極刑

乩仙

德清蔡崑陽先生長君字麟武者戊午歲召仙預問功名焚符之
後其乩忽動題曰誰云富貴即為良想到痴肥欲斷腸薄命紅

今已矣泉臺應爰讀書香又曰生長臨清十九年偶隨車馬過荊川知心惟有墳頭草月夜臨風泣杜鵑後寓荅溪十景塘明霞題好事者尋至其處果有石碑題才女明霞之墓蓋明季某太守之女死葬於此詳味其詩必所配非偶抱恨而終者也

七孔木

康熙三十三年大旱湖州府城虹星橋下里民濬河數尺許見一巨木長十餘丈大二三抱直埋河底木上圓鑿七孔大如碗口夜望之隱隱有光次日里民扛起此木木下水勢一時大湧衆共驚懼仍埋其處水勢方定相傳郭璞鎮壓水怪之物歸安縣有碑文在焉

劉公主墓

康熙三十五年嘉興東門外十里鄉人治地掘着古墓啟棺一女面貌如生塚中殉葬物甚多有誌銘乃劉智遠公主墓也地方報官巫掩之

異僧火化

蕭山縣仙桃山一僧俗姓王終日危坐山巖間十餘日不食不飢一食斗粟不飽能知未來事人登山候之必預知姓名忽一日告衆曰某於某日西歸矣屆期遠近知者畢至叙談移時曰時至矣乃南面趺坐以香二炷點火塞鼻少頃鼻中大發延及頭面身體一時焚化堅固于無數飛出金光的鏢照耀滿目衆造塔瘞其骨并藏堅固于其中

飛蜈蚣

康熙甲辰六月錢塘烏山一村農因天雨披蓑笠耘苗忽雷電激繞其身震懼而奔雷電隨之浪濤棄其蓑笠雷即擊其蓑及霖來視蓑焚殆盡中一赤蜈蚣長尺餘有兩翅如蝙蝠蓋此物能飛食龍腦故雷擊之也

誤拘復活

康熙辛巳十二月二十二日平湖監生顧子容侍御楊葵齋之婿也於早間病故是晚有顧子宿者乃沈扶九之僕收取房租正在賃房家數錢忽然仆地昇歸命絕而子容蹶然而起家人驚問之子容曰我為鬼役拘至城隍廟見廟前有數百小兒內中有識認者皆親戚痘亡之兒也後過其父故姨夫曰所拘者非汝乃顧子宿也可速歸引我至家不覺復活但身體疲乏語言纒屬耳是年秋冬郡邑鄉村痘疹盛行故所見死兒之多也

金船

離分宜縣一二十里臨江山壁有一大石似碑長可二丈濶可七尺就山石鑿成上下四旁皆山石也上有楷書四行每行八字筆畫模糊不能盡讀相傳碑下江中有仙人遺下金船七隻滿載金寶沉此水底此碑乃仙人遺筆也如有能盡讀碑字則七船浮露以贈曾有異人讀至三十字七船帆檣盡露因二字不能讀復沉水底

飛鏢

康熙三十八年五六兩月廣東瓊州府有元寶從空中飛過往交趾安南一路而去有聲鏗鏗然前有黃旗二面中元寶不計其數

未有黃色如紙條尾之自午初至巳刻方止如此者兩月凡官吏兵民無不仰視有張德者為余親戚舊僕在府署中親見歸述之

齊王窖物

山左總兵何諱傳時見齊王府夜放光發兵掘之得古錢數窖古劍一口又一物白色如磁圓如毬中有微痕若兩碗對合者儘力分開中有物若金花胭脂裹四圍口邊愈扯愈長可四五尺潤澤如脂膏放之自能收合無痕徧示人無有識者

開河古物

康熙四十一年嘉興郡守佟諱賦偉因郡中城河久湮不通舟楫捐俸開河居民踴躍樂助二月十七日在嘉興西縣橋下開出銅碗二隻對合雖有縫堅不可開古色斑駁聽之中皇皇有聲新橋下開出船一隻深埋河底不敢掘而止金明寺范蠡湖內亦有船一隻半在城內半在城外鴛鴦湖相傳范大夫泛湖之船也府橋下開出銅叉二股比常人高大中條長三尺餘光彩如新城隍廟河開出古錢一鐔上有銅索一根又開出順治通寶錢數千背無字但順治年間初鑄錢皆有戶工二字後始鑄滿文並無光背之錢此尤不可解寶帶河下挑出人頭無數

文星閣陷

崑山文星閣下有深穴閣建穴上康熙癸未二月間閣上鰲魚自動至五月動不止守閣僧欲以夫鐵釘釘之蓋以龍類畏鐵也五月廿五日夜半其閣忽陷聲徹遠近而墻垣如故黎明眾往視之文星鰲魚俱陷入穴中毫無形迹四旁之地履其上空空然有聲

無敢探其穴者

猪蛻

康熙癸未十月間松江金山衛千巷民家養一猪甚肥而身沾塗泥皮毛不潔忽一夕其家聞猪圈內有擗躅之聲曉起視之則見一猪柔毛嫩皮鮮淨可愛顧見牆上粘一猪皮從背坼裂蛻出如蟬殼焉隣里共觀好事者贖錢買畜僧寺為放生猪楊輔宜言

俵鬼救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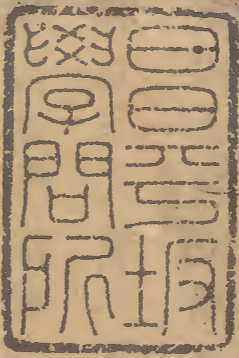
順治年間旌德有李姓村人小名茶葉籬子被虎傷有年矣李存日與同村姓劉名啟者最契厚劉偶上山砍柴忽聞人聲云劉哥可速回家劉回顧無人砍柴不輟空中又言有虎哥哥在此沙可速去劉言絕傷虎咬七世冤業空中又言瞎眼大至撞着是數劉

驚問汝是何人荅言吾乃茶葉籬子也劉聞之駭然因悟李為虎食必作俵鬼以昔年相好故來救我跟蹠而歸得免虎厄

神術捕虎

江南旌德縣東鄉山中有虎患數年矣虎至數十傷人逾千縣官下令捕虎嚴比獵戶日出籠人竟不得一虎乃燒山逐之山勢連亘樹木綿密卒無可如何康熙四十二年東鄉王客往江西貿易偶遇張姓父子二人言有虎患不能捕張姓自言我能捕虎王客即出已資請之其人至山環視即知有幾十幾虎乃構淨室二人處其中焚符行牒攝召當境土神晝夜作法於有虎山徑設窩弓其室中亦設窩弓室中窩弓機發則知山中窩弓必中一虎如此

月餘已得七八虎矣初得一虎白質黑章重四百斤餘虎皆極大
非尋常物也若數日不得虎則復牒催土神必獲一馬久之餘虎
漸遜不敢復出官民據金厚贈遣之旌邑劉子禮言



今公新功... 中... 時... 未... 為... 正... 湖... 善... 法... 天...
... 公... 大... 入... 官... 之... 已... 令... 呈... 報... 上... 降... 旨... 賜... 給... 賞... 錢... 萬... 兩... 以... 酬... 勞... 勩... 云... 云...

